皇清經解

仁
478
316

PZ
20
.C16
仁
478
316

左海經辨

閩陳編修壽祺　著

今文尚書大誓後得說

史記儒林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壽祺謹案伏生尚書惟有堯典咎繇謨禹貢甘誓湯誓般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鮮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凡二十八篇其一大誓非伏生所得也尚書正義卷一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見劉子駿移書

讓太常博士注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亦曰太誓後得博士集而
惟讀字作讚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亦曰太誓後得博士集而
讀之漢書楚元王傳王充論衡正說篇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
文選讀作讚王充論衡正說篇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
之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
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論衡言宣帝時與
別錄七畧不合蓋傳聞小誤趙岐孟子章句曰滕文公篇今之尚書
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此五事者皆謂今文尚書者也尚書正義
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云宣帝本始
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大誓三篇其言畧同論衡而
以後得大誓爲古文則不可信向歆充岐皆無是言其曰博士
讀說曰博士集而讀之曰下示博士曰以充學則是今文無疑
故七畧云今大誓篇孟子注云今之尚書大誓篇言今以別於

古也攷向歆領校祕書在成帝河平三年然向生於昭帝始元
元年據本傳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推知之及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
五經於石渠尚書則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假倉皆
歐陽高及兩夏侯弟子兩夏侯子政所與同朝地餘諸人子政
所與同議其上距武帝未不過數十年間耳大誓之後出與否
尚書家諸儒安有憒然罔覺者子政奚至不稽事實遽以耳食
者筆之於書哉卽子駿方移讓博士豈能以虛誕之詞闕其口
耶吾是以信向歆而決伏生書之無大誓也然則史記何以言
伏生得二十九篇也孔穎達謂司馬遷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
伏生所傳內故總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非也遷既見大
誓後出矣追述伏書何得不還其舊而以後冒前以無爲有是

穎達誣遷又使遷誣伏生也烏乎可且夫伏生今文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穎達所謂入於伏生所傳內者歐陽之經耶夏侯之經耶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班固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卽篇也閻徵君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徵君棟古文尚書攷王光祿鳴盛尚書後案丞引漢志作歐陽經三十一卷余偏檢　武英殿本明南北監本汪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閣本作二十二卷上二字誤脫一筆玉海卷三十七引漢志正作歐陽經三十二卷　歐陽受經前於夏侯武帝初先立學遷欲以當時見行書併歸伏生所得則宜依歐陽經言三十二篇矣何以減之爲二十九也若兩夏侯經自甘露以前未嘗立學官也遷傳儒林攷六藝之文胡於伏生本經追述既踈而取後來附益者以涸之又舍學官肄業之書不據而反據未立學官之本也不亦僞乎近江處士聲又謂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遂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亦不得其說而遷就以求合者也愚以爲惟朱檢討彝尊以百篇之序當其一者得之特其說未詳耳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繼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賾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八玉海卷四十二引脫下五字而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實也經典釋文於橐飫末亦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且尚書正義引

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下即云由此劉向作別錄因同於史記是別錄亦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也使伏生得二十九篇已有大誓而別錄又記後得大誓乃始讀說傳教何自矛盾若是故惟以伏生得二十九篇併序數之而無大誓則其孚直矣

問者曰漢書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二十九篇謂今文尚書也古文但多十六篇則二十九篇中有大誓儒林傳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云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外矣故尚書正義直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

卷一　今子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於漢書之文前後焉可通乎答曰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尚書拓本其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似據石經即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而誤牽伏生不免於所譏史記不復曲別分析者轉自蹈之矣史記倘二十九篇者從其朔之詞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者也漢書倘孔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者班氏追敘之詞也謂夏侯經二十九卷之本增大誓而序在外者也史記儒林傳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得多十餘篇皆未明言今文古文之異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云考二十九篇者審爲班氏追敘之詞　第班氏於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徒襲史記之文而失述得大誓顛末遂使伏生所傳與夏侯等所增併爲一詞蓋固之疎而非遷之過也曰史記周本紀齊太公世家於載今文大誓近二百言而儒林傳何亦不言得大誓事與曰史記網羅極博周本紀齊世家自載後出之

大誓儒林傳自舉伏生之併序二十九篇豈相盭也且如湯征一篇非孔氏古文逸十六篇中所有而殷本紀錄其文亦將反以病遷乎哉

曰董仲舒傳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云今文大誓之詞是時元光元年武紀大誓未出仲舒得引之何也答曰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異引書既與尚書傳不符則非據今文尚書矣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唐人以枚賾本泰誓爲古文以馬鄭本之大誓爲今文顏師古李賢司馬貞皆然索隱又誤以史記之流爲烏爲古文　文選注引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幽通賦注又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于郊下者八百諸侯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此文皆與大誓同尚書正義引梁武言本有兩大誓古文大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大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梁武雖不辨古文今文之眞僞然言周書以別尚書則是大誓文具見逸周書今亡之矣又菉文類聚卷九十九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事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爲赤烏又曰有火自上復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又引武王發渡于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有文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九羽族部七引畧同以穀俱來六字亦與大誓合　其文多同大誓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

中論法象篇引逸周書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凡彼聖人必趨時皆但稱書漢魏人引書緯亦傳書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據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誓也前乎仲舒者漢五年婁敬說高祖已傳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史記劉敬傳是時伏生壁中書且未出況大誓耶蓋大誓之文往往散見傳記久矣曰尚書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又曰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周學紀聞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至羣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御覽皇親部十二又引武王伐紂至化爲赤烏三足凡二十一字御覽居處部九又引惟丙午王遂師至前歌後舞凡十七字御覽人事部一百八皆不傳書曰而其文亦見大誓見史

記周本紀漢書律厤志尚書堯典毛詩大明思文等正義非伏生書有大誓與曰大傳惟四月以下文既不傳書曰且其詞甚長此傳引經亦無是體倘伏生經有其文傳錄之何爲繁而不殺乎蓋伏生於大誓記其殘簡逸文因以爲說耳抑余又案鄭康成尚書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玉海卷三十七引中興書目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兩夏侯章句勝建所著見本傳歐陽章句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攷莁文志錄大小夏侯章句解故而其先張生無書則歐陽章句亦當出于子陽不出和伯冊府元龜卷六百六注釋類與釋文序錄同劉昭注續漢志解六宗引歐陽說倂和伯非也又後漢書徐防傳注引應劭漢官儀云光武中興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亦誤復攷說文弟十四下瓜部嗇字解曰歐陽喬

說嵩猛獸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同嵩作螭此釋今文牧誓如豺如嵩之詞也史記周本紀載牧誓嵩作離嵩正字離螭通借字　歐陽喬卽歐陽高喬高形聲義三者皆近通此高作歐陽章句之證是章句又出於張生歐陽和伯後也鄭君以作章句與作傳並言然則大傳亦多後來遞增者矣穎達已疑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爲大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今稽覈之則大傳衹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誓也曰然則三家尚書增大誓孰先答曰大誓之合於伏生尚書其始於歐陽氏乎案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儒林傳贊　武帝世尚書博士見於史者有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歐陽高漢書儒林傳　考兒寬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兒寬傳後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則高爲博士在安國後也高伏生六傳弟子夏侯勝伏生五傳弟子勝爲博士在昭帝世則向歆所言武帝末之尚書博士得非歐陽子陽乎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況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不分尚書音義馬融注康王之誥顧命爲一般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夏侯勝宣帝時卒年九十計得親見大誓之出傳稱其又從歐陽氏問從子建又師事歐陽高左右采獲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

伏書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所以然者豈非緣大誓後出而序非經文故可各以意增減卷數耶否則三家之經同出伏生安有多寡參差若此者哉

或又曰莽文志言得古文別錄言得大誓於在武帝末則是一時一事所謂得於壁內即指壞宅得書所謂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即指安國讀古文以起其家之事兒寬受業安國又以授歐陽生子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正由寬以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篇錄入也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大誓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經皆併序數之惟歐陽多大誓三篇耳答曰莽文志述共王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系之武帝末劉歆移書大常博士袁宏後漢紀建初八年卷十二皆云武帝世論衡佚文篇云孝武皇帝封弟為魯共王共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其言封魯之時及百篇之數雖乖而亦言得書在武帝世漢書景十三王傳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初好治宮室者約畧追述之詞近論古文者以詞害意遂謂共王初即景帝初轉摘莽文志為誤非也但攷其王以孝景前三年徙魯二十六年薨當孝武元光六年不得至武帝末莽文志亦約畧追述之詞包安國獻古文事統言之如劉歆移書上云孝武皇帝之時次云大誓後得其下追述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此詔在元朔五年見武帝紀及儒林傳序時大誓未出而共王已薨矣其下乃又更端追述共王得

書安國獻書事古人文章錯綜每如此要之獻古文與獻大誓雖同在武帝世而得之也實非一時一事如欲併歸安國所得則志當言安國得逸書十七篇何以止言十六也莽文志即本之七畧七畧何以一事歧出也安國所獻古文合二十九篇及逸十六篇遭巫蠱之難皆未施行莽文志儒林傳劉歆何以大誓獨得充學也兒寬詣博士受業安國後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在元朔三年就寬之年事逆計安國爲博士當在武帝初而得大誓在武帝末則不得謂歐陽經有大誓由兒寬以所受於安國者錄入也即如其言而儒林傳固云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何知歐陽經錄大誓而兩夏侯經不錄猥謂夏侯之先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大誓故耶

漢書論衡俱二十九篇皆指夏侯經增大誓者若歐陽經不得俱二十九也尚夏侯經不錄大誓則漢書之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論衡之尚書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皆何以言之漢書敘傳班伯引書云廼用婦人之言師古注大誓之詞也伯受經於鄭寬中傳小夏侯之學而引大誓謂夏侯經不錄大誓可乎

曰今文之增大誓既聞命矣馬融書序曰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尚書正義卷十二又卷一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大誓尚書正義卷一王肅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尚書正義卷十二三家皆傳古文者而疑大誓將古文亦本無大誓與大誓正義云東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於大誓篇每引孔安國曰又何也答曰莽文志言安國得古文尚

文同於別錄七畧而馬融王肅不察向歆之言直以後得今文大誓爲古文亦過矣若夫安國之注古文大誓它書絶無所徵史記漢書皆不言安國注尚書豈獨爲大誓作訓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晉書禮志隆安四年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太皇太后李氏服宋書卷十六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孔安國議禫祫殷祭通典凶禮晉孔安國問徐邈皇太子爲新安公主服見通典八十二是東晉時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李長林東晉江夏太守見釋文序錄封樂安亭侯隋書經籍志易類宜與此

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大誓在古文內矣劉向別錄於古文尚書云五十八篇尚書正義卷二向在祕府親見古文古文無大誓別錄不應言五十八篇也說文儀書孔氏皆古文弟三支部引周書曰孜孜無怠弟十一水部引周書曰王出涘弟十二手部引周書曰師乃揩皆在大誓信矣且古文大誓固與今文不盡同如古文流爲雕今文流爲鳥周本紀索隱云按今文泰誓流爲雕雕鷲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毛詩思文正義引鄭氏云雕當爲雅雅烏也索隱誤以馬鄭本爲今文古文師乃揩今文師乃愔見御覽四百六十七引尚書大傳不儀書曰而與說文所引合蒼雅兕史記別本作蒼雅齊世家索隱疑亦蒼兕古文今文也史記載大誓皆今文今本作蒼兕疑後人據馬本尚書改之馬鄭尚書之大誓自是安國所傳之舊康成雖云民間得大誓而無疑詞鄭或亦指今

孔安國同時故得引其說而穎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遂無能
辨之者

今文尚書有序說

或難壽祺曰子論伏生二十九篇併序而不併大誓辨矣然今
文尚書有序與否蒙竊惑焉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
士云柳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
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似今文無百篇之序故爲今學者
不知有百篇又書序殷庚爲三篇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如伏
生書有序何不分殷庚顧命以遵書序顧皆合爲一篇使經與
序兩不相應也戴庶常震嘗言序爲伏書所無見文集古今王
光祿鳴盛嘗言書序亦從屋壁中得見尚書後案未意其然乎答之曰

劉歆班固荀悅漢紀卷二十五河平三年袁宏後漢紀卷十二建初八年並言孔
子宅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百篇之序同出於孔壁倘亦伏
書所無諸家言古文得多者何得不一及之也歆所譏以尚書
爲備者當時學者黨同妒眞之詞彼非果不知尚書有百篇也
伏生故爲秦博士論衡正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此非
未嘗肄業及之者尚書大傳篇目尚有九共帝告嘉禾禦命揜
誥諸逸書之名見玉海卷三十七及藝文志考證爲今學者卽未見書序寧皆
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耶臣瓚之說蓋本孔叢
子孔叢連叢下篇載臧與從弟安國書云襄爲今學唯聞尚書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按此書出魏晉
間人臣瓚驟見而爲所惑因傳會之以爲治今文者不知本有

百篇然蘇林注漢書但曰備之而已說絕與臣瓚異林仕於魏黃初中未見僞孔藏書故也古書每篇之首自有題目如帝典湯誓仲虺伊訓太甲般庚兌命高宗大誓武成康誥君陳君雅甫刑秦誓之屬見於羣經其來已久百篇之序所以依此群比古文尚書般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是矣今文尚書觀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見漢書藝文志注引桓譚新論秦近君志作延君名恭）是亦每篇必有題目其殷庚三篇據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尚書殘碑殷庚中篇之未建乃家下空一字始接下篇經文知上篇之末亦然是今文殷庚卷中未嘗不分別特同卷相次總爲一目析言三篇可也通言一篇亦可唯康王之誥則不應同爲顧命以違書序即謂今文無序然使篇目具存伏生安得刪除之而併合之嘗揣其故蔽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脫字數十是今文有脫簡脫字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多矣（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康王之誥意必偶脫篇目伏生徒見王若曰以下經文與顧命經文相承首尾貫串牽連傳寫雖其次有書序可按而篇目既失伏生或守其舊而不改或年既昏耄忘其兩篇起訖之界疑莫能分遂合爲一耳豈肯任意割裂若僞孔妄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爲康王之誥哉然則今文篇數之分不分曷關於有序無序哉雖然所謂今文尚書有序者尚未有以質實也今討論經典請立十有七證以明之藝文志尚書家歐陽經三十

二卷挨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大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或曰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歐陽何以不然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見毛詩篇首正義以班志覈之六藝家傳訓卷數多寡往往不與經符如詩經有序於尚書最爲近乃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魯說齊孫氏傳卷與經合而魯故齊孫氏故齊后氏故后氏傳韓故韓內傳韓說卷皆與經異毛詩二十九卷而毛詩故訓傳卷亦與經異齊詩有序無序無以明之魯韓毛之詩皆有序而傳訓卷數參差若是於歐陽夏侯之書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證一矣班固偁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固言如此則遷書五篇之外蓋多取今文矣史記載尚書逸篇惟見湯征湯誥湯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餘絕無聞獨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至于序作原命爲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序作般庚爲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般道復衰百姓思般庚序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訓爲武丁祭成湯事又言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厤文引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諸侯八百一月戊午渡于孟津以此爲觀兵時事下又引序曰鄭康成書注說同劉歆蓋古文家說也今書序或失其舊序作洪範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序作豐命爲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豐申戒太僕國之政序文侯之命爲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序作秦誓爲穆公封殽

尸後事又序夏社在典寶後序咸有一德在成湯時以太甲爲
太甲訓以伊陟爲太戊以分器爲分殷之器物以康王之誥爲
康誥其他女房爲女方大坰爲泰卷伸虺爲申畾遷鄗爲遷隞
圮于耿爲遷于邢升鼎耳爲登鼎耳鴈爲飢歸獸爲行狩異畝
爲異母歸禾爲饋禾旅天子命爲魯天子命無逸爲毋逸肅慎
爲息愼俾榮伯爲賜榮伯伯冏爲伯槀柴誓爲獬誓呂刑爲甫
刑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則顯然兼取之伏書也且尚書古
文今文之序或同或否師傳則然如韓詩之序可考者闕雎刺
時也（晁氏詩說）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辨命論注）漢廣悅人也（文選七啟注）汝
墳辟家也（後漢書注）蟋蟀刺奔女也（同上）鷄鳴讒人也（太平御覽）夫梜燕兄
弟也（晁氏詩說）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書漢志）與毛詩序互有

同異此今古文書序異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證二矣論衡佚
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
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
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
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經二十九篇其
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
祕于中外不得見（一句本論衡正說篇）庸生孤傳衰微特甚霸但見今文
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
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宣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
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
其中逸書二十四篇攟拾較易乃不并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

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證三矣
孔穎達尚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見正義夫二十
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書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則可信
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又云相
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則唐人於拓本漢石經尚書及見之也
穎達謂今文則夏侯歐陽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故於堯典
篇首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尚
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證四矣歐陽大小夏
侯尚書亡於永嘉之亂見隋書經籍志今無可攷請以尚書大傳徵之
周書成王政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尚書音義曰踐尚書
大傳云籍也詩豳風破斧正義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
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按將蒲姑序言成王踐奄遷
其君于蒲姑是奄君猶存書傳謂殺其身此今文說之異蓋書
傳體近韓詩外傳往往旁牖異聞非盡釋經然而遂踐奄三字
則明出于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證五矣周書亳姑序曰周
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尚書大傳
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
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
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
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
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漢書梅福傳注
儒林傳注後漢書張興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亳姑序也論衡

感類篇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
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之事聯爲一也今
文有序其證六矣然難者猶謂與書序有兩端也大傳又曰武
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見御覽卷八十三）此出商書高宗肜日
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證七矣大傳又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
召公先相宅此述周書召誥之序也其下卽述經文云六月乙
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見御覽卷二百六
召公先周公　洛邑也　忌唐律疏義）（出載鄭注云太保召公名奭）此本周書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
刑案經曰五刑之屬三千不言夏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
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亦不及夏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昭公六年雖言夏刑而不舉其目若非見書序訓夏贖刑之文何
以知三千條爲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證九矣大傳篇目有九共
帝告禦命序又有嘉禾揜誥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見書序
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證十矣書傳既有明文請更徵
之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說誅伐篇傳尚書序曰
武王伐紂（據御覽卷三百四引有序字）此周書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古文尚書紂作殷字）其引尚書用今文則序亦出之今文無疑今文有序其
證十一矣漢書孫寶傳平帝立寶爲大司農孔光馬宮等咸稱
王莽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
于經典此引周書君奭之序也攷儒林傳平帝時立古文尚書
王莽傳元始四年益博士員而寶爲大司農在元始二年（百官公卿
表）其證十二矣

表數月免是時古文未立寶受公羊顏氏春秋於莞路見儒林傳成帝初以明經爲郡吏本傳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史記將相名臣年表漢書百官公卿表並云建始四年忠爲御史大夫故知寶爲郡吏在成帝初亦非爲古學者則其所誦之經亦今文也古文毛詩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禮時尚未之見則孫寶之不見古文尚書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證十二矣後漢書楊震傳曾孫彪議遷都曰殷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商書殷庚之序也彪世傳歐陽尚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三矣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桉揚子雲引書皆用今文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爲然若古文則前漢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爾今文有序其證十四矣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爲今亡矣夫桉酒誥惟今文有脫簡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證十五矣論衡正說篇駁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論衡此篇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則案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證十六矣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稱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此爲大與尚書序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預時三家尚書見存目驗援據致爲明確今文有序其證十七矣稽合十有七證彰彰如是其足以決

三家尚書之有序與否觀者豈猶不自悟耶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得不得謂無序伏生所得有序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序當其一吾故曰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也

今文尚書中有古文

伏生所藏壁中尚書不知何體書其教於齊魯之間及鼂錯從受當寫以隸然伏生爲秦博士秦廢古文用八體書則伏生尚書宜亦有兼存古文小篆者故如叶時月尚書大傳不叶于極見周書大傳叶用五紀漢書五行志引叶考證尚書大傳以同命爲禦命說文弟十亦部引尚書曰旁祗伯禦古文鼂古文同字案說文此條上古文二字應衍旁祗厥敘後漢書建安二十五年詔旁施象刑白虎通論衡卷十聖人篇旁告無辜于天五變動○

土喪禮注今文旁爲方　建用王極續漢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皇作王案儀禮聘禮注云古文皇皆作王　此皆古文之未改者也段君若膺不察而于方旁二字亦云凡古文尚書作方凡今文尚書作旁自知與儀禮乖違復臆決之曰儀禮則今文爲方尚書則今文爲旁斯自相矛盾矣

今文三家尚書自有同異

世皆知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有異同不知今文三家又自各有同異古文平章百姓尚書大傳則作辯章百姓今文也又作便章見史記五帝本紀古文堲夷（說文土部）尚書正義卷二引夏侯等書則作嵎鐵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作禺鐵經典釋文引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皆今文也又作郁夷史記五帝紀如此古文暘谷五帝紀索隱引史記舊本則作湯谷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于咸池今文也今本淮南子作暘谷與索隱所引異蓋傳寫誤依尚書改之又作崵谷說文第九山部崵解云一曰嵎銕崵谷也古文平秩周禮馮相氏疏引尚書大傳則作辯秩東作辯秩南僞辯秩西成今文也又作便程東作便程南爲便程西成見五帝紀古文平在朔易尚書大傳作辯在朔易今文也又作便在伏物見五帝紀及索隱引大傳亦然古文曁谷後漢書崔駰傳作疇谷今文也又作詢谷見隸釋劉寬碑古文盟豬漢書地理志史記夏本紀則作明都今文也又作孟諸索隱云爾正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今案初學記政理部三引尚書大傳孟諸靈龜是伏生尚書作孟諸也古文在治曾以出入五言漢書律麻志則引作七始訓以出入五言訓字依隋志引改漢志作詠謌字今文也又作來

始滑州出入五言見五帝紀案來始即參始之譌參古七字形亂又作采政忽見索隱俱今本滑曾近來滑曾聲近義通此今古文相史記一本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則作曰圍今文也詩齊風簍以弟爲圍古文曰棗亦作曰浥見徐廣僞此史記宋微子世家則作曰霧說文作霧从雨矛聲周禮大卜今文也漢書後漢書五行志並引洪範五行傳作霧皆霧之說文獻通考郊社考祈禱引洪範五行傳作霧亦非說文霧地氣發天不應从雨矛聲霧天气下地不應曰霧霧晦也从雨務聲二字有別徐廣舉史記一本它如五玉漢書郊祀志作五樂尚書中候作歸見太平御覽八十二前師乃鼓鼗譟見周禮大司馬注引書蓋大誓文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杜詩傳士卒鳧藻鳧藻即鼗譟之異文蓋歐陽大小夏侯傳習之本容有不齊猶今詩有魯齊韓今春秋

公羊有嚴顏雖其出一師猶不能無稍岐互要以各尊所聞彌縫其闕苟通厥指何必論甘忌辛觀馬鄭並治古文而傳本之字多異學者亦可以見其嘖而觀其會通矣

今文尚書亦以訓詁改經

史記多以訓詁改經文學者所知也今文尚書亦有然者如內之爲入（內古文俗作納）寅餞納日尚書大傳云寅餞入日出內五言史記夏本紀云出入五言（說文內入也）或之爲有時亦罔或克壽論衡氣壽篇後漢書鄭崇傳引云時亦罔有克壽（鄭君論語注或之言有也）達之爲通用克達殷即大命蔡邕石經作用克通殷就大命史記夏本紀達于河達于淮泗並作通字矜之爲憐尒（矜憐撫掩之也毛詩鴻雁傳矜憐也）予惟率肆矜爾論衡雪虛篇引云予惟率夷憐爾離之爲麗不離于咎尚書大傳云不麗于咎（易象傳離麗也）答之爲對奉答天命尚書大傳云奉對天命此猶毛詩芄蘭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而韓詩即作狎（釋文小御名）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韓詩即作就字（韓詩外傳六）鴛鴦摧之秣之毛傳摧莝也韓詩即作莝字（釋文大明倪天之妹毛傳倪磬也韓詩即作磬字（釋文毛詩正義引）抑洒掃庭內毛傳洒灑也韓詩即作灑字（外傳卷六）皆今學之以訓詁代經者也

史記用今文尚書

史記始用書序採摭十之七八其說多異益今文家言也其所錄尚書亦以今文爲主雖班固稱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以此五篇攷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

郁夷曰柳谷徐廣云一作柳谷 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
祖禰廟尚書大傳歸格于禰祖用特 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今文宅皆爲度 夏本紀之
載禹貢維箘簵楛徐注箭足杆說文竹部引維箘簵楛今文也木部引維箘楛古文也 衆播既
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尚書大傳同 文字皆與今文脗合則
所謂多古文說者特指其說義耳若文字固不盡從古文也五
篇而外所錄皆今文說可知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周公卒後暴風雷雨亦今文說不獨黎
之作耆流爲雕之作流爲烏如熊如羆之作如豺如離而已可
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未立學官然則史記所據尚
書乃歐陽本也

史記採尚書兼古今文文

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微子

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段君若膺始辨漢人援引尚書皆用
見立學官今文之本遷書多古文說者特其說義則然而文字
仍悉依今文此論足以發千古之覆矣然以史記所採五篇覈
之實有兼用古文者如肇十有二州不作兆尚書大傳作兆 蟜珠泉魚
不作玭暨說文弟一玉部玭重文蠙夏書玭從虫賓弟八永部引夏書曰泉魚
箇簵枯說文弟五竹部簵引夏書曰惟箘簵楛重文簵古文簵弟六木部枯引夏書曰惟箘簵楛 不作路楛
嶓冢導漾不作漾說文十一水部漾重文漾古文從養漢書地理志作養 思曰睿不作睿
尚書大傳作容漢五行志引經曰思曰睿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睿志下引傳曰思心之不容容皆今文 不離于
咎不作罹 国學紀聞引尚書大傳不罹於咎 曰悔不作圖 詩齊風箋古文尚書以悔爲圖 高宗
饗國五十五年 五十五亦與今本尚書異史記當是古文說梅本誤也 不作百年 蔡邕石經高宗
饗國百年 皆古文之灼然可信者也遷非經生而好鈎奇故雜臚古

今不宜專守一家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其前周公奔楚事乃古文家說其後成王改葬周公事乃今文說此其明證矣

洪範惟十有三祀解

漢書律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朞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乃終凡武王在位十一年此古文家說尚書者以十有三祀並文王受命之年數之也尚書大傳曰武王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今文家說尚書事實雖殊其言十三祀一也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陳師牧野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其年與漢志不同然周本紀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商郊牧野則是周之十二年春也下言己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乃自十二年二月數之亦適合十有三祀也風俗通皇霸篇亦引洪範惟十有三祀與漢志合是漢人相傳尚

書舊本古今所同無可疑也近有吳門學究吳簡舟乃妄逞私
肊點竄古經以爲古篆三月己巳與十有三祀近洪範十有三
祀乃三月己巳之誤不知尚書篇首雖有某月某日之書倒而
洪範一篇漢人相傳至今從無古篆差譌之說何得怪誕變亂
於數千載之後而自矜翬獲也且吳氏不考三統厤法亦知三
月己巳爲武王何年乎欲謂克殷後之二年是歲不得有三月
己巳欲謂克殷之年依三統厤是歲三月二日庚申十一日得
有己巳而古文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二日若翌日癸巳三日
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惟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
商王紂惟四月既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
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臣庶國祀馘於周廟計周師初發以
殷十一月戊子一月癸巳爲周正月三日武王始發丙午逮師
逮漢志刻作還誤至二月癸亥爲周二月三日迺至牧墅孟津去周九
百里師行三十里故戊子師發至戊午三十一日而渡孟津牧
墅又踰百餘里武王以癸巳始發十四日丙午逮師至癸亥亦
三十一日而至牧墅大兵之歸必當至三月朔後其時告廟獻
馘大事未舉若是月十一日己巳距師還僅及數朝倉卒之間
豈遑訪道必不然矣尚書大傳與史記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
崩故以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後二年問箕子徐廣引譙周云
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似譙周所見史記與漢
志合而下文云克殷後二年又與洪範十有三祀之言乖則譙
周之言未足據也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

古文說此謂其說義多從古文耳至於文字則悉主今文尚書大傳文王七年而崩之說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是从尚書大傳文王七年而崩之說也九年觀兵者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武王再朞而觀兵以卜諸侯之心以俟殷紂之改過也十一年伐紂者前此九年孟津之會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伐也故還歸及十一年始伐紂克之也史記周本紀文王受命七正義誤謂十當爲九此尚書傳也年今本譌七爲十張守節未知史从尚書傳也

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周本紀於牧野之事下云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歸封諸侯下又云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此與尚書傳大意相近今文家說未可非與古文並存可也再考逸周書柔武解曰惟王元祀一月既生魄孔晁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大武解曰惟王一祀二月此一祀即元祀王謂武王也小開武解曰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寶典解曰維王三祀唐書引作元祀蓋誤二月丙辰朔鄭謀解曰惟王三祀孔晁注此文王受命至此十年也案十年當作十二年蓋字之誤以周書文傳解言文王受命之九年知之也大匡文政解並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此亦自文王受命數之蓋克殷之一年事也觀逸周書此二篇於十有三祀言東隅之俟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用大匡順九則宅六位孔晁注東隅自殷以東旅謂各使陳其政事也又言管蔡開宗循禁九愿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孔晁注管蔡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

言從化也是時安民和衆政事具張於是訪道箕子適遘盛事豈非開郁之初睢日不暇給規摹宏遠者乎若夫文王稱王見魯詩及古文尚書說易書春秋緯雖若未可信然文王受命則詩書屢言之矣逸周書明書文王受命之九年此亦一確證也豈得爲誣改元則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春秋列國紀年及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莫不皆然何足爲異觀兵一節宋人亦方辨其虛不知武王既可伐紂何以必不可觀兵豈伐紂爲順天應人而觀兵還師不遽伐紂轉爲逆天違人乎此等曲說誠不可解學者論古當一掃其謬見迂談勿狃於童而習之之言先入爲主不肯變而服義從善也

漢書地理志載古文禹貢

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一篇與史記夏本紀文字大異史記用今文漢書用古文也孟堅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班志本注於山川之蹟與禹貢相應無異議者則直侮禹貢證之如馮翊襄德下所引是也或有不言所徵而其文實據禹貢者如會稽郡丹陽郡分言南江北江中江是也知者南江北江中江之名舍禹貢無它徵也又如引桑欽六事亦不侮禹貢而實係古文尚書說是也如桀木嶽陽衡章沛河宅土厥少（說文弟一少古文或以爲幼字）遁同維笛厭絲達于沛大野既豬（說文十三里部野古文作埜）赤哉（禹貢釋文埴鄭作哉徐試釋文引韋說蓋出漢書漢書本作哉顏師古本作埴）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義是也漢書音義非埴非）夏狄（周禮染人注引禹貢同是鄭本古文作狄）泗瀕浮磬（史記作濱今文作瀕）少天沱濬內錫濬漢盟豬青黎（史記作竹箭蓋今文）

作青騩 西頌鄽水迺同豬𡍮渠叟倍尾 志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

嶓山道江迺同四奧既宅菜旅內總內鉅內夏服所存古文最多 文字見說文者皆古文 左馮翊褒德引禹貢北條荊山右扶風美陽引禹貢岐山宏農郡上雒引禹貢雒水河東郡蔑澤引禹貢析城垣引禹貢王屋北屈引禹貢壺口河南郡穀成引禹貢澗水東郡東武陽下引禹貢漾水南陽郡平氏下引禹貢桐柏廬江郡尋陽下引禹貢九江山陽郡湖陵下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沛陰郡下引禹貢菏澤成陽下引禹貢雷澤鉅鹿郡下鉅鹿引禹貢大陸澤恆山郡靈壽下引禹貢衡水上曲陽下引禹貢恆水泰山郡萊蕪下引禹貢汶水桑欽所言蒙山下引禹貢蒙山琅琊郡箕下引禹貢濰水東海郡祝其下引禹貢羽山蜀郡下

引禹貢桓水鄛下引禹貢江沱青衣下引禹貢蒙山湔氏道下引禹貢嶓山隴西郡氐道引禹貢養水首陽引禹貢鳥鼠同穴臨洮引禹貢西傾山西下引禹貢嶓冢天水郡冀下引禹貢朱圉山安定郡涇陽下引禹貢涇水信都國信都下引禹貢絳水六安國安豐下引禹貢大別山長沙國湘南引禹貢衡山以上地理志所引禹貢凡三十三事又引古文十一事右扶風汧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武功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潁川郡密高注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也江夏郡竟陵注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安陸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東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會稽郡吳注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豫

章郡歷陵注傅昜山傅昜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武威郡武
威注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郡居延注居延澤
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十一事亦出禹貢則古文即謂古文禹
貢甚明而倍尾傅淺原豬野三事尤爲古文之確證孟堅本注
特加別識正以明此志前後徵引皆尚書古文異於他篇所引
皆今尚書也又涉陰郡乘氏下言泗水琅琊郡朱虛下言汶水
會稽郡吳下言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下言江在北東入海丹
陽郡蕪湖下言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金城郡河關下言
積石山在北平郡驪成下言大榆石山遼西郡絫縣言榆石水
魯國卞下言泗水雖不傅所出案其文亦是據禹貢爲說又上
黨郡屯留下引桑欽言絳水平原郡高唐下引桑欽言濕水泰
山郡萊蕪下引桑欽言汶水丹陽郡陵陽下引桑欽言淮水張
掖郡刪丹下引桑欽言弱水中山國北新成下引桑欽言易水
凡六事皆即桑君長說古文尚書語而亦不傅禹貢者從可知
也敦煌郡敦煌下又引杜林以爲古瓜州地此亦杜伯山說古
文尚書語也惟平原郡高下一引平當以爲禹津此必平當說
今尚書禹貢九河語然則班氏引今尚書家與古文家說標識
甚顯自矣其稱古文以爲者必古文先師說無疑古文家相傳
述莫得其主名故不能如桑欽杜林之直書其人也不言尚書
若禹貢者上有所承省文也若通于河通于淮泗易達爲通傳
寫偶亂降水爲絳水信都國信都下上黨郡屯留下則改讀始於桑欽禹貢正
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洪水出焉東至魏郡
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

其壽祺案地理志上黨郡屯留班固本注云桑欽言瑤珥釋文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然則易降爲絳自桑欽始也　瑤珥引韋昭音貫此昭漢書音義說文弟一玉部琱重文璪注琱或从貫　均江海釋文沿鄭本作松松當據此古文本作均江海釋文沿馬本作均云均平松馬从漢志改則古文之或字不足以一二致疑段氏若膺堅執史記漢書引尚書悉用今文遂以地理志中之脗合古文者盡斥爲後人改竄並古文十事明在禹貢者亦强目爲今古之異而謂非壁中之古文殆不可憑也

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

今所傳白虎通義非完書就四十三篇及它書所援闕文考之凡引尚書無傳古文者逸書則傳尚書逸篇引尚書大傳近十餘條攷黜篇引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　公羊傳隱公八年注三年一使三公黜陟疏云書傳文又路史發揮卷五引大傳曰再細少以地　似書傳文而字有脫漏否則書緯文漢人引緯多直稱爲經緜冕篇引書曰補袞衣黃朱綈疑即今文顧命布乘黃朱之異文其宗族篇解尚書以親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與歐陽夏侯符而不从古文家上自高祖下至乆孫之說　見詩葛藟正義左傳桓六年正義引五經異義喪服篇解尚書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爲周公以王禮葬與尚書大傳符　大傳文引見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見漢書梅福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又見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　而不從古文家周公奔楚之說　見史記魯世家論衡感類篇　然則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明矣或曰後漢書賈逵傳言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賈逵丁鴻皆治古文皆與議白虎觀何以知其不兼用古文也曰許叔重作五經異義於今尚書說古尚書說必加別識肅宗既好古文撰白虎通者儻用古文豈無別識

古文而楊倫傳言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桼鴻爲司徒在安帝永光四年鴻其晚治古文與集議白虎觀者尚書博士止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見續漢百官志諸儒則賈逵通大夏侯尚書（逵傳夏侯尚書教授丁鴻桓郁習歐陽尚書肅宗從郁受經稱制臨決宗旨（本傳）故白虎通於尚書悉用今文可知而鴻又以才高論難最明也逵鴻雖通古文尚書然逵嘗習毛詩左氏春秋矣左氏春秋又嘗於建初元年八講南北宮矣乃白虎通所引詩傳並出魯韓而無一語及毛詩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此必逸禮之文通典徑改作毛萇曰案詩湛露毛傳有此語宗人作宗子然白虎通凡引經傳例無直書人名者通典改之誤矣嫁娶篇引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出易緯乾鑿度詩鄭風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與此稍異非毛傳文也　所引春秋傳並出公羊間及穀梁必別識之而無一語及左氏三占從二理勢則然

以著其異哉攷後漢書言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嘗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然是時帝特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而已未及尚書（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則在厥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及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厤也　蓋逵元和二年據奏云改元正詁故也（見本傳）建初四年乃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肅宗紀丁鴻傳）著白虎通義（儒林傳序）逵以校書郎與議其後乃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及古文同異遷爲衞士令（案楊終傳詔諸儒於白虎觀考論同異會終坐事繫獄校書郎班固賈逵表之終又上書自訟郎日貴出乃得與於白虎觀則是議白虎觀時逵方爲校書郎逵傳言撰集三家尚書及古文同異遷爲衞士令明在議白虎觀之後矣丁鴻傳注引東觀記言逵以衞士令集議非也）又其後建初八年乃詔諸儒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當集議白虎觀時古文猶未用也丁鴻傳年十三從桓榮受尚書（榮傳歐陽尚書不言更受

其於尚書用今文猶是例也何疑焉

辨儀禮喪服經傳鄭注二事

歙孝廉方正程瑤田撰喪服文足徵記疏通經傳多窮極精微之指惟大功章二事意所未安謹辨明之亦程氏不阿好鄭君之義也

一事大夫之妾所爲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舊本無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據鄭注知之

鄭康成考定經傳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今本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

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今考定經傳鄭注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鄭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將及時也

壽祺謹案鄭君於喪服大功分此章爲二以大夫之妾所爲服爲一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所爲服爲一等注申兩引傳文皆

止於得與女君同其下言以下二十一字非傳乃鄭注述舊讀之詞傳寫誤與傳亂耳鄭下經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此注三十二字當退在傳下即繼以下言二十一字並屬舊讀蓋上言爲君黨下言爲私親黨文義相承不可割截下又繼之曰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此鄭破舊讀之意謂誤在舊讀不在傳也假令下言二十一字是傳文則傳故以妾貫三等之服所云爲君之黨實兼二等不得專屬上經君之庶子鄭何以不斥傳誤轉指爲文爛在下乎賈公彥疏云下言二字謂妾遂自服其私親也九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君置之賈氏所見鄭本已譌故說亦不了程氏喪服文足徵記乃謂傳實有此二十一字而鄭意以爲衍文傳果有此文安得爲衍且與文爛之語何自相戾也鄭注本無一字斥傳橫加此言得無誣乎又注云此不辭者鄭以私親不言其爲不辭故下引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此鄭舉經非私親不言其之例程氏乃謂鄭斥傳下言二字爲不辭亦非鄭意也雖然經例固有正親而言其者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是也亦有私親而不言其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是也此經以大夫之妾建首其下一爲君黨一爲私親黨分別截然鄭君必以不言其爲不辭亦固矣程氏女子決無逆降之辨吾蓋有取焉

二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

舊本喪服大功章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經昆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鄭注考定經傳

經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

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經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徐氏讀禮通考程氏喪服文足徵記皆以昆弟宜依舊讀在下謂大夫爲子爲士者大功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期兩相互見不必重出而程氏之辨尤長今先考喪服經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次考昆弟之服具錄如左而後正之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服之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姑姊妹

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子爲士者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注子謂庶子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皆爲其從父昆
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
夫者
殤小功章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

殤
成人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
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昆弟之服之等差
喪服經不杖期章昆弟　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　大夫
之庶子爲適昆弟
殤大功章昆弟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
中殤
成人大功章大夫爲子昆弟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爲士者
子爲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其爲士者降在大功適子爲之亦如之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殤小功章昆弟之下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長殤注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成人小功章從祖昆弟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注從父昆弟亦謂爲士者

緦麻章族昆弟　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下殤

壽祺謹案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昆弟二字由鄭君始移傳上與母妻相屬程氏以爲宜依舊讀在下然下經卽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文義明承二庶言之若加昆弟二字於其上則贅甚而於皆爲之文轉相隔閡且所服者從父昆弟其爲之服者自視亦從父昆弟也惡得復冠以昆弟之文此誠不辭矣昆弟相爲辭一而已經有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此繫大夫言之不曰庶昆弟爲適昆弟也有公之昆弟爲其昆弟之長殤此別於父在之稱繫公言之不曰昆弟爲其昆弟也今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而復冠以昆弟然則不杖期章之昆弟可曰昆弟爲昆弟乎大功章之從父昆弟可曰昆弟爲弟可曰昆弟爲從父昆弟乎小功章之從祖昆弟可曰昆弟爲從祖昆弟乎緦麻章之族昆弟可曰昆弟爲族昆弟乎吾有以知其必不通矣夫互見互省之例經多有之然審覈終篇又不可盡拘經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三者之爲服最備請比而觀之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殤大功章曰大夫之庶子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殤小

功章曰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服之下殤此庶子爲適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具詳之未嘗互省也不杖期章不特言大夫爲適子者適子之服上下同之也成人大功章有大夫爲子昆弟爲士者之服不杖期章有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之服殤小功章有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之長殤服此三章程氏所謂互見者也今攷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大功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其爲庶子爲大夫者之服不見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已明之矣而大夫之子爲昆弟爲大夫者不杖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昆弟大功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之長殤小功則是庶昆弟之服成人及殤等差悉具其從乎大夫而降者亦益明此與庶子爲適昆弟之服諸條其例正同胡爲必以互省爲是而以各見爲非也且大功章大夫條不杖期章大夫之子條此兩章所互見唯大夫爲昆弟爲士者與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大夫者一等耳若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於其子爲從祖父母其通服在小功章大夫之子其子與昆弟之子於大夫皆爲庶孫其服亦在小功章前兩章中不能互見也至於大功章著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又著二庶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爲士者是從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不杖期章著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大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小功章又著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

妹女子子適士者殤小功章又著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是姑姊妹女子子之服之從乎大夫者經未嘗互省也然則獨庶昆弟之服之從乎大夫者胡爲必以互省爲是而以各見爲非乎故蒙謂經之昆弟二字宜上同而不可下同程氏之言失之矣問者曰如是則舊讀誤與答曰鄭注但云昆弟舊讀在下賈疏亦但云馬融等抽之在傳下而不言舊屬皆爲其從父昆弟之上是舊讀昆弟在下亦必係專係立文決非連綴皆爲二字之上合而爲一也自宋以來馬融等舊本禮經已亡學者惟見鄭君更易之本遂不察而以俗讀之誤合者爲舊讀矣昆弟已見不杖期章此繫二庶文重出而義各殊如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兩條舊君亦見上經文重而義異與此二庶之爲昆弟一例也二庶之母妻爲私親而昆弟非私親故厭降之義傳於母妻發之不於昆弟發之諸侯大夫之厭降其妾與庶婦不見於經而大夫降其庶子已見大功章故傳於二庶之母妻詳之於昆弟則畧而不言也明乎此則昆弟二字從舊讀可從鄭讀亦可而如俗讀連綴下條則詞義違戾九經所必無之文法不可以厚誣古人審矣

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

通典庶子爲父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晉賀循云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服尊所不降也孔珣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修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

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不得以公子爲例喜答曰庶子爲父後厭於承重不得申其私情故爲所生服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哀帝興宣申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緦麻皇后齊衰案周禮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綦母邃駁公子不繼祖禰故妻得申皇姑夫人致齋而會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麻也壽祺謹案庶子承重故降其母緦妻雖有共祭之文而無承重之義則爲皇姑何不得伸之有如妻有私親服亦不當其祭爲皇姑可知也凡婦服夫黨降一等不聞於已降者而再降之也夫雖降服臨之以姑則婦不得以從降爲義從輕服重本不繫夫以卑承尊豈宜隆婦不厭於舅即不厭於祖禰存且得伸死又何厭爲公子之妻尚得盡禮皇姑爲繼祖禰者之妻轉令降其本服是母之所伸於子者少而所詘於婦者多豈聖人所以因名制禮之意乎賀循虞喜之說得之惜其引例猶未能盡也然而賢於孔瑚綦毋邃遠矣

始禘終禘辨

禮記王制正義云此注云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元鳥箋更有禘於其廟之文者當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鬯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在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元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

知然否周禮凶人賈疏云始禘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故云始也鄭知禘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其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鄭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壽祺案疏家謂禮有始禘有終禘既葬練後之始禘義見周禮凶人穀梁傳三年喪畢之終禘義見左氏說二者各不相蒙然考通典吉禘祫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王制正義載熊氏一說即賈服許之說無所謂葬年禘祭也周禮凶人亦無禘祭明文鄭君注周禮大宗伯禮記王制皆以三年終禘爲魯禮毛詩商頌正義以爲鄭箋古者君喪以下亦謂魯禮也周禮疏禮記正義兩引元鳥箋喪三年既畢之下皆誤多禘於其廟四字是以孔疏緣此謂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太祖而言之賈疏緣此引左氏說烝嘗禘於廟之上羼入期年二字皆傅會曲說也陸德明毛詩音義於元鳥箋附載一本祫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云前祫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祫是後本毛詩元鳥正義云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

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其文誤也禮注及志皆無此言案禮注謂禮記王制注志謂鄭君禘祫志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詩疏駁正最明今俗本毛詩箋仍有禘於其廟四字當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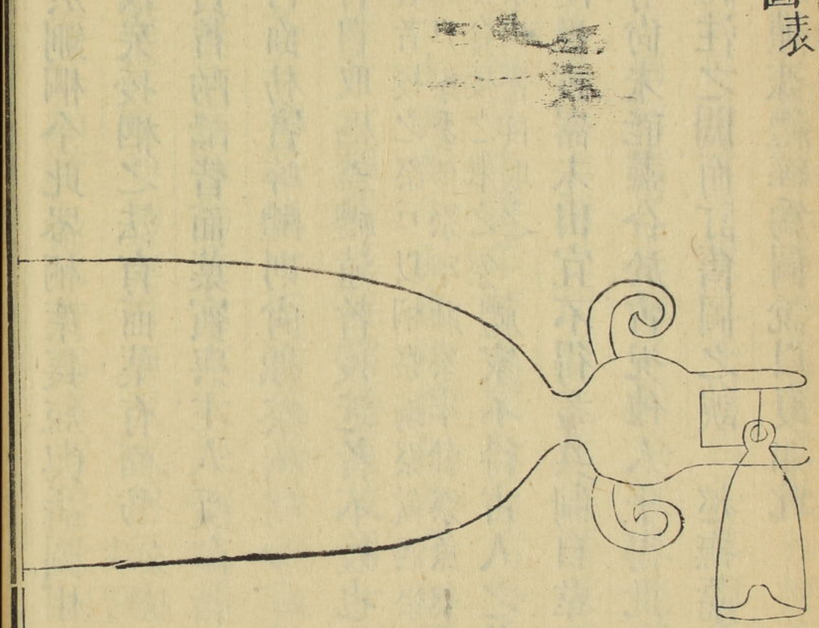
古銅柄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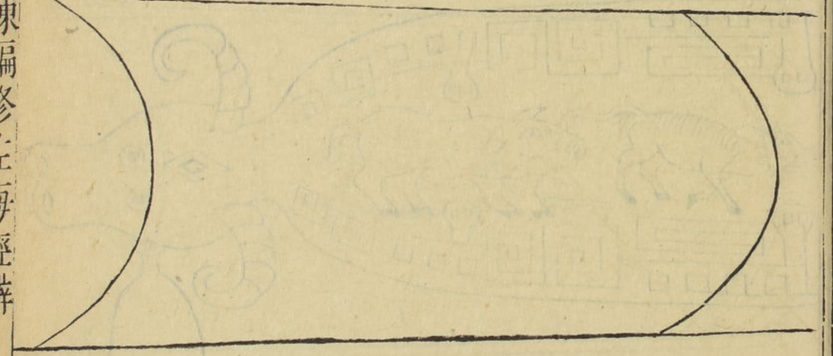
右銅器以建初慮虎尺校之長尺有一寸五分擷長五寸一分強博二寸五分深八分柄長四寸五分厚一分強銳其端柄之兩旁爲雷回紋中央立羊一立豕一皆向擷其端之外爲牛首仰而迤高二寸豕大於羊牛首又倍之牛頷下有梁繫小鈴圍二寸一分并紐徑一寸四分金石書皆不載是物攷之禮經所謂柄是也鄭君儀禮士冠禮注云柄狀如匕是柄與匕二物說文解字云柄匕也周官玉府鄭注云角柄角匕也蓋二物亦通名聶司業三禮圖引舊圖云疏匕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柄長尺擷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漆赤中及柄端二器長短異矣禮記喪大記孔氏正義云柄長六寸兩頭屈曲此用以楔齒

故短梁阮二氏舊圖梱爲勺形聶氏因之案有司徹鄭注云疏匕挑匕狀如飯撰撰聶氏三禮圖作棄音叅梱既如匕何以匕直而梱曲今此器體直而柄端少曲實與匕近非勺形孔氏兩頭屈曲之說亦失之梱施於醴亦施於俎醴有糟俎有菜故以梱扱之士冠士昏醴梱皆用木楔齒用角梱而公食大夫少牢饋食俎梱不言其材陳博士禮書疑亦角爲之案梱字从木而禮有角梱取其滑也今此器乃銅蓋實祭與冠昏喪異宜且天子諸侯與大夫士異制如鐙从金卽金豆而爾雅瓦豆謂之登櫑本从木而後世以瓦故从缶作罍簋本从竹而所傳叔郭父簋伯者父簋宋公寶簋皆以銅爲之此其證也禮器鬱勺爲龍頭疏匕柄刻畫雲氣梱之飾未聞古者鼎彝敦簋之屬多以三物爲飾少牢饋食禮鄭注云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此器刻三牲蓋公食大夫之俎梱也畧言之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舅姑醴婦聘禮主君禮賓授醴者皆加梱受醴者皆以梱祭醴三坐啐醴建梱與建士冠禮作捷音義捷又作插又作扱士冠禮注醴賓不用梱沛其醴案經無禮之文鄭依內則言之似未確　梱　祭醴三者士昏記所謂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聘禮記亦云　然醴梱不必飾三牲則此器於祭醴無施也士虞禮曰祭俎嘗俎士虞記曰俎苦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梱少牢饋食禮曰上佐食羞兩俎羊俎豕俎皆苦皆有梱尸扱以梱祭羊俎遂以祭豕俎嘗羊俎有司徹曰尸坐以羊俎之梱祭羊俎遂以挹豕俎時尸隋祭而未飯主人羞肵俎之後然宗廟之事俎各有梱不作扱　挹石經　祭于豆祭案祭俎在饋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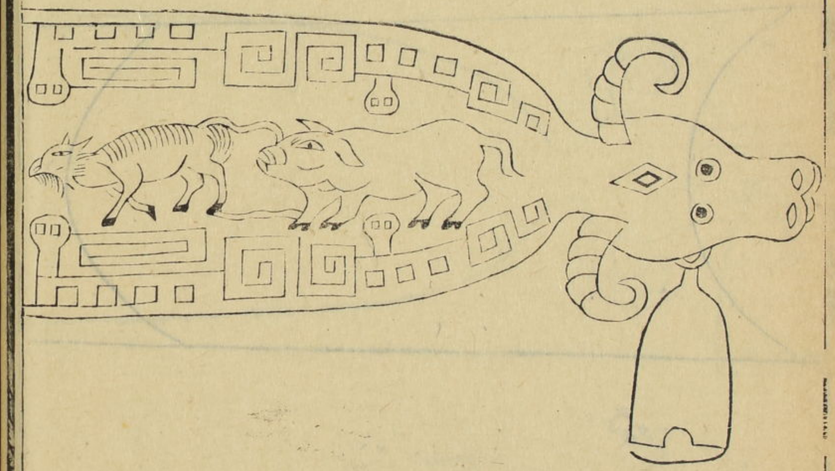
宜一器而飾三牲則此器於饋食之祭亦無施也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賓挩手扱上鉶以柄辯擩之上鉶之間祭案凡祭皆於籩豆之間或上豆之間此獨言上鉶之間賈氏疏謂著其異於餘者是也公食大夫記曰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公食大夫有四鉶牛二羊一豕一上鉶者牛鉶也辯擩則及羊鉶豕鉶鉶有四而扱上鉶辯擩惟有一柄賈氏疏謂優賓故用一柄而已少牢二鉶祭神故宜各有柄是也一柄而施於四鉶故此器柄端三牲之飾所以尚象則宜斷爲公食大夫祭鉶之器柄端牛頷有鈴猶刀之有鸞義貴聲和鉶羹以和五味爲美故扱鉶之器取焉聶氏云鉶柄亦宜如疏七淺升爲之方得扱鉶芼之滑以祭醴柄葉又淺於鉶柄今此器柄葉長短與聶圖相近而深不及寸則鉶柄亦淺矣授柄之法有面葉有面枋（儀禮古文葉爲揭今文枋爲柄揭卽攝字）士冠士昏贊者酌醴皆面葉賓與主人受醴皆面枋聘禮宰夫與公授醴皆面枋賓啐醴則尚攝祭鉶則少牢饋食之尸公食大夫之賓皆自取柄蓋禮遠者授近者不授也（公食大夫禮賓祭之大皆贊者授之祭豆以柄黍稷祭牢肺祭庶羞牢饋食禮尸祭黍稷祭牢肺祭鉶祭飲酒祭梁稻皆自取之少有皆上佐食授之舉之祭豆以柄祭牢幹祭魚祭腊肩祭牢骼祭牢皆自取之）禮家不得古人之象名存而實亡董彥遠謂漢世古器未出宜不得考其制自韋昭之解方鼎劉杳之釋犧尊尚未能盡合於古況他人乎得此乃見三代法物之遺可補禮注之闕而訂舊圖之誤　巡撫蕭山王公出以示壽祺命攷之謹據禮經爲圖說以復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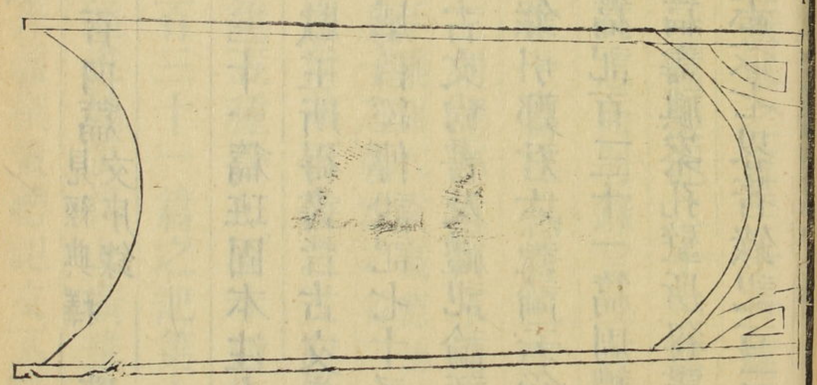
古鋗柄圖表





古銅柄圖 裘





大小戴禮記攷

劉向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見經典釋文序錄　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經典釋文序錄引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又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壽祺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畧著錄記百三十一篇蓋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百三十一篇之記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並見藝文志而別錄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說見後除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禮記所載七篇爲千乘四代虞戴德語隋志言劉向考校三朝記之名小辨用兵少閒不著孔子三朝記之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減少一篇與別錄藝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獻王而輯之者蓋叔孫通也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通撰輯禮記

此其顯證稚讓之言必有所據爾雅爲通所採當在大戴記中
武進臧庸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見爾雅釋親孟
子帝館甥于貳室趙岐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篇引
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乃釋水文則禮記中有爾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親見古籍
嘗作漢儀十二篇及漢禮器制度而禮記乃先秦舊書聖人及
七十子微言大義賴通以不墜功亞河間漢志禮家關其書且
沒其名何也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戴德撰
小戴禮記戴聖撰此題亦誤

大戴記八十五篇　小戴記四十九篇

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
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志不
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
四十九篇此卽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
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晉司空
長史　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
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
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卽今
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志因傅會謂戴聖刪大戴之
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盦戴
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
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
卽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
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
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卽小戴所錄

而尚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

大小戴記並在記百三十一篇中

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釁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它篇目尚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豳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壺變廟之互存而各有詳畧乎大戴記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謚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太廟禮疏云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明堂月令論引伯穆篇風俗通引號謚記論衡引瑞命篇毛詩靈臺

正義引政穆篇卽侶穆篇彼汾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卽別名記文選注引禮瑞命記卽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畧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於百三十一篇之說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卽彼之所錄也

詩有六情五際解

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天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壽祺案奉治齊詩兩舉師說六情五際皆齊詩說孟康引詩內傳者齊詩內傳文也太平御覽引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卽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翼奉傳攷之則宋均之釋六情非齊詩本義也（毛詩大序正義釋六情據翼奉說）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亦非齊詩本義也後漢書郎顗傳引詩讖厥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李賢引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毛

詩大序正義引詩緯汎厤樞以釋五際云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陰與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然齊詩五際並數戊而詩疏不及之亦非據郎顗傳注戊亥皆爲天門亥爲革命當一際則出入候聽宜以戊當一際矣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日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日集微揆著若緜緜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有天子也此齊詩五際之義也文選文賦注引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絶於申宋均注申申公也壽祺謂申公之學爲魯詩五際六情之說出齊詩與申公無涉或云絶於申者絶於魯也絶於魯者蓋尊齊而紬魯之辭也詩緯言陰陽術數與齊詩相傳疑魯齊弟子有互爲是非者故詩緯之言如此此說未當攷毛詩采薇正義引汎厤樞云陽生酉仲陰生戌仲絶於申者謂五際之道陽氣至申而絶至酉始生也宋均注誤解耳

紺緅紅紫解

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皇邢兩疏皆不能辨朱子集注因之婺源江氏愼修始正其失云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緦爲緣而孔云練服是誤以緅爲緦矣紺緅皆赤黑之間色不以者謂其非正色也自是說論語者多從江氏然察

之則殊不然考工記五入爲緅爾疋一染謂之縓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孔豈不讀考工記檀弓爾疋而誤以縓爲緅乎邢昺疏亦疑孔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爲縓殊不知孔氏本經必作縓不作緅故有是言孔所傳論語乃古文後來傳寫經注皆誤縓爲緅而非孔誤也江氏謂紺緅皆赤黑之間色亦不確古者衣正色裳間色故士黃裳纁裳雜裳可也間色非不可用士冠禮爵弁鄭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鍾氏鄭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周禮巾車注雀黑多赤少褻服者按周禮地官序官掌染草注云染艸藍蒨象斗之屬其下掌染草注云染草茅蒐橐盧豕首紫茢之屬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大司徒士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爲阜物柞栗之屬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樣爾疋釋木栩杼櫟其實棣陸璣毛詩疏云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此木染之證也爾疋釋草蒪鳳尾郭注可以染皁蔡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蘆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櫰烏階郭注可以染皁藐菖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葭說文藍染青草也此草染之證也考工記鍾氏掌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周禮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鄭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

秣染也禮記玉藻元冠緇纓自魯桓公始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渾良夫衷紫綾自魯桓公始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渾良夫衷紫太子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注紫衣狐裘人君之服可見春秋時人君正服多用紫孔子惡紫之奪朱以此緇緇紫類祭服之元之色則緇卽爵弁之色何謂間而非正緇爵聲近說文無緇有纚云帛爵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緇纚淺也讀若讒夕糸毚聲然則纚亦緇字也說文無緇孔本論語乃古文亦不當有緇字其本經必作纚無疑矣漂陽周柄中據禮記深衣篇具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緇非續文并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此說是也尒疋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纁一作纐見考工記注先鄭引三染謂之纁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其義相同考工記無四入六入之文鄭君約之以朱爲四入元爲六入見士冠禮注賈公彥二禮疏並云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鄭君注云纁再染以黑則爲緅緅復再染以黑乃成緇元謂此同色耳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蓋鄭君據禮推而知之也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是鄭不以紺緅爲間色其言元纁爲祭服紺緅紅紫等其類與孔氏齊服說合可證孔說不誤惟經文緅作纚爲異耳鄭君以紺緅木染紅紫草染不可爲衣飾與紅類祭服之纁然紺緅色淺紅紫色姦故不用爲飾及褻服此鄭義也

過位升堂解

論語鄉黨篇記入公門訖復其位踧踖如也文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已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氏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人未至而下車孔氏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壽祺謹案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注文尒疋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弟八人部位解曰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從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之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面南嚮揖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曰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況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爲圖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處士永鄉黨圖考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卿大夫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儻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

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辭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案疏偁聘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偁鄉黨云者約鄭論語鄉黨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有圖事故曰其言似不足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由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審爲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氏傳解誼所謂孔氏聘辭即此類矣或見聘禮記注引孔子之升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爲即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國聘禮賓入自大門而庿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覿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乖其事次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泥而一之學者守鄭論語本注爲宗可也

雅樂四曲韶武二舞攷

晉書樂志曰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使創定雅樂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荀勗云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乃取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壽祺案漢書藝文志樂家有雅歌詩四篇夔所傳四曲當即此文選注引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然則夔所傳四曲亦琴曲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至魏初猶存鹿鳴至晉初猶存班固言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將鼓舞夔荔有所受之而宋書樂志載漢大樂食舉十三曲惟一曰鹿鳴爲古詞則其餘雅歌不盡用也

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明帝太和初公卿奏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南齊書樂志晉傅咸六代

舞歌有虞韶舞辭有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卽是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年荀勗知樂事使郭夏（晉書作郭瓊）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勗及張華傅咸寧元年廟樂停宣武宣文二舞而造此舞歌詞晉書樂志曰咸寧元年廟樂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正德大豫二舞宣武宣文者宋志魏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晉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文舞案晉志魏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則宣文舞卽武始咸熙咸熙卽韶武始卽武也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武而已然歷漢魏晉初其樂譜皆相承用不造新曲自荀勗等競叛舞詞咸寧用之而廢宣文韶武遂亡故宋志載晉舞曲獨多宋之凱容宣烈雖仿韶武而撰立新歌齊志前舞後舞並錄宋王韶之舊詞則非韶武古樂之遺矣嗚呼惜哉

家語觀周篇辨

禮記樂記正義引馬昭謂家語王肅增加漢書藝文志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也以今家語爲出王肅手其說始發自馬昭而唐儒孔穎達顏師古從之今學者灼然皆知其僞仁和孫頤穀志祖作家語疏證取家語之文見於周秦兩漢諸子傳記者指摘無遺以著其剽竊之實善矣然孔子家語不知亡於何時它書絶無徵引其與肅所撰異同若何自來無有能辨之者余讀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

吏歸而脩春秋之經上明爲之傳其爲表裏按嚴厳氏者公羊先師嚴彭祖觀周篇者今家語有此篇名在第十一而其文與此不類然則嚴氏所引乃眞孔子家語之一篇也王肅猶見眞家語篇目故依仿爲之數千年疑案獲一左驗爲之大快執此以斷眞贋之跡瞭如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一終

漢軍樊　封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學海堂

閩陳編修壽祺著

左海經辨

易音辨

孔氏周易正義八論論易之三名曰鄭爻依乾鑿度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又云崔覲劉貞簡等竝用此義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音亦也不易也變易也易有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張氏何氏竝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

緯文之本實也孔述鄭易如此案繫辭乾以易知陸氏釋文云鄭荀董並音亦虞翻注繫辭云陽見稱易坤藏爲簡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閟藏物故以簡能注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旅上九喪牛于易皆云乾爲易是四家並讀易簡之易爲亦音也毛詩周頌岐有夷之行傳云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其下卽引易曰乾以易知云云箋意申毛佼易卽夷易之義也易喪羊于易釋文云鄭音亦謂佼易也是佼易之易如字鄭以易簡證佼易則讀易簡如字明矣鄭先通京氏易晚乃治費氏詩箋所引蓋京易是京氏亦讀易簡之易爲亦音也毛詩大雅板牖民孔易箋易也可證二字古音義無異淮南俶眞訓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惟易且靜形物之性也高誘注易讀河閒易縣之易此亦難易之易讀如亦之一證孔冲遠徒狃於後世俗音以易簡變易分去八二聲而不知古音無是易之三名皆同聲爲訓也陸元朗於易大壯既引鄭讀佼易音亦乃於周頌又以佼易與夷易同音羊豉反不亦踳乎

釋亶如

易屯六三屯如邅如釋文曰邅如張連反馬云難行不進之貌呂氏古易音訓亶今本作邅陸氏曰張連反亦作邅壽祺案據呂氏則陸本作亶如今釋文大書作邅如者非集韻一先邅或作亶蓋卽本末誤之釋文也說文作驙馬部驏馬載重難行也从馬參聲驙驏驙也从馬亶聲易曰乘馬驙如此與馬融說合

集韻十八諄駾屯同音晁氏古周易亦云駾音屯或疑屯如古
亦作駾如然攷廣雅釋詁屯驙難也則屯當如字說文引易宜
日屯如驙如云乘馬驙如者涉下乘馬班如而誤

釋揣

易頤初九觀我朵頤釋文曰朵多果反動也鄭同京作揣壽祺
案廣雅釋詁揣動也文與搖捎扰相次釋訓揣扰搖捎也轉相
訓廣雅蓋義本京氏易玉篇揣有丁果切一音廣韻揣搖也丁
果切此古音古義也揣正字朵同聲假借字京鄭文異義同集
韻三十四果揣重文捼說文揣量也廣雅釋詁捼量也是揣捼
字通揣或从朵作故古字省手假朵爲之釋文揣舊譌揣从木
攷說文木部椯箠也一曰剟度也一曰剟也皆非易義晁氏古

周易及呂氏古易音訓引釋文又譌爲端从土集韻三十四果
端在揣上云動也易觀我朵頤京房讀類篇同皆本釋文而誤
攷說文土部端垂貌不訓動也今據宋本及錢遵王本釋文證
以廣雅詁訓定从手作揣六經正誤亦曰京作揣作端誤古易
音訓晁氏曰劉亦作堖堖頤多辯也此端字亦當从手劉氏以
揣頤爲多辯蓋與咸其酺頰舌同意

釋丞

易明夷六三用拯馬壯吉影宋本釋文曰用丞拯救之拯說文
云舉也鄭云丞也子夏作拼字林云拼上舉音承壽祺案釋文
大書用丞二字注云拯救之拯是陸氏所見王輔嗣易拯字作
丞與孔氏正義本異周易艮卦不承其隨音義亦云承音拯救之拯舊本周易會通載

呂氏古易音訓云丞今本作拯陸氏曰拯救之拯呂氏音訓本之晁氏是晁說之呂伯恭所見釋文作丞也據釋文則鄭康成易亦作丞訓承此費氏古文也文選楊雄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李善注引聲類曰丞亦拯字也漢書本傳作承民師古曰承舉也易艮不承其隨釋文亦云承音拯救之拯引馬融云承舉也左氏傳目於胥井而承之音義云承拯救之拯列子黃帝並流而承之殷氏釋文云出溺爲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拹說文無拯有拹云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拹馬壯吉拹拹或从登隸釋載漢孔宙碑拹馬蠲害與說文合蓋孟氏易也玉篇拹救助也拹拯並同上承聲類云拹字集韻四十二拹云拹古或作承拹拯丞類篇拹或作承拹拯壽祺謂拹正字拹或字承卽丞之省丞承通借字拯俗字今本釋文用丞譌爲用拯則注云拯救之拯於音爲贅近刻古易音訓又譌用丞爲用承則注引鄭云承也於義爲贅音訓又云九家亦作承云升也以上下文義求之此承亦當作丞矣說文丞在廾部訓翊也拹在手部訓上舉也釋文於丞字引舉也之訓蓋陸氏以義通丞於拹猶之一切經音義及文選注引說文拹皆作拯也其拹字之訓捨說文而援字林則逐末失本唐人通病如釋元應李善皆然而陸氏其先路也

釋鬻

易睽九三其牛掣釋文曰掣鄭作犎云牛角皆踊曰犎說文作觭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契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觝音

綺二字據晁氏古劉本從說文解依鄭壽祺案爾雅釋畜角一
易音訓引增　劉本從說文解依鄭壽祺案爾雅釋畜角一
俯一仰觭皆踊觝今說文角部觝一角仰也从角氐聲易曰其
牛觝蒦韻十三　類篇引同與爾雅皆踊觝之訓違然說文復出
觭字云角一俛一仰也从角奇聲陸所引又與觭之訓亂李鼎
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觝與陸引說文解
合竊謂易宜本作觝觝與觝同說文觝字解當如釋文所引諸
家說皆本爾雅漢時爾雅別本蓋有觭觝互易者故許叔重鄭
康成劉表虞翻荀爽所據各異子夏傳作觝同聲假借今本說
文一角仰之說與子夏傳合與釋文所引微異非其舊也

釋劓

說文刀部劓刑鼻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重文劓劓或从鼻

劓或从鼻之劓舊譌臬今改正案刑鼻集韻六至類篇晁氏古周易所引並誤
作刖鼻說文跀斷足也重文跂或从足刖絕也周禮司刑刖
罪五百鄭注刖斷足也爾雅釋言跀刖也尚書呂刑正義引李
巡爾雅注周易集解引虞翻同卑注並與鄭同刖即跀字以刖
爲劓則斷足之訓豈可施於割鼻高郵王氏廣雅疏證依說文
刖鼻譌字而曲爲之說非也小徐繫傳本作刖劓當依篆改正字作劓
周易釋文睽九三天且劓王肅作鼿因九五劓刖荀爽王肅本
作鼿虩上六于鼿旄虞作劓机說文出部引作槷魏陸德明
云鼿說文作劓然則劓刖也鼿旄也槷魏也槷魏也劓杌也字
各異而義均同說文劓訓刖劓者言劓即刖劓之劓同聲通假
字也刖劓連文則訓不安專言劓則訓割鼻故說文於下又引

易天且劓

釋次且

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曰次本亦作趑說文及鄭作趦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說文倉卒也且本亦作趦同七餘反馬云語助也王肅云趑趦行止之礙也壽祺案說文走部趦倉卒也从夭声聲讀若資趑趑趦行不進也从夭次声聲易次且鄭本作趦王肅作趑論語造次必於是釋文引鄭注云造次倉卒也與說文趦訓合是次趦字通故陸德明引說文舉趦而不及趑馬融訓卻行不前則通次於趑而不改其字王肅次作趑義亦通若趦字說文所無今本有之乃徐鉉補錄十九字之一見說文卷末觀易釋文且下不引說文知古但作且馬融以爲語助是也惟王肅臆改爲趦陸氏所云本亦作趦者即肅本也今說文趑下云趑趦也趦字當由後人率誤加夭徐氏不察因補此篆廣雅釋訓趑趦難行也即易次且字蓋出梁丘施氏易故與孟氏異然亦不作趦集韻九魚類篇夭部引說文有趦字者依大徐本收

釋棬

易姤初六繫于金柅釋文曰柅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昵字林音乃米反王肅作抳從手子夏作鑈蜀才作尼云止也壽祺案今說文木部檷絡絲趺也从木爾聲讀若柅下檷字誤玉篇及廣韻十一薺並云檷絡絲柅也柅趺同字說文原本必作絡絲柅涉篆形近誤重爲檷類篇誤與今說文同而下云又乃倚切絡絲趺則岐而爲二尤誤

矣又攷說文木部有杲字云箕柄也从木尸聲重文椑云杲或从木卑聲案竹部箕收絲者也收絲柄與絡絲柎二物同類義近而字不相通玉篇椑亦訓絡絲柎廣韻五旨云椑絡絲柎易曰繫于金椑集韻六脂椑訓絡絲柎陰閼道周易新傳疏云蒼頡篇椑作檷柎檷也許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檷絲趺也絲上脫字絡字或作椑呂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關西謂之絡垛音墮梁益之間謂之絲登其下柎卽椑也陰閼道說見周易會通載呂氏古易音訓稗晁氏所引是玉篇以下皆誤以椑當檷陰氏解絡絲之器差明然蒼頡篇說文字林檷椑固未嘗亂也馬融本始作椑解爲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益失其義矣馬說見周易正義王弼解爲制動之主蓋用馬說

釋劓刖

易困九五劓刖釋文曰荀王肅本劓刖作臲卼云不安貌陸同鄭云劓刖當爲倪仉京作劓劊案說文劊斷也困上六于臲卼釋文曰劓說文作劓辟同廋說文作劓云劓不安也辟又作杌字同壽祺案說文弟六下出部劓槷劓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槷劓槷字說文所無當作槷卽木部檮字弟四下刀部劓刖劓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从小徐本从刀臬聲大徐本刖劓作刑鼻今譌作刖鼻劓劓或从鼻脫刀旁槷劓之槷說文不作劓釋文尚未晰說文弟十四下自部隉危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阮隉讀若虹蜺之蜺鄭易讀倪仉者卽此隉阮字劓刖也臲卼也隉阮也古字並通皆一聲之轉而各有相合玉篇

鼬下云亦作鼮隃則誤混矣

釋餗

易鼎九四覆公餗釋文曰餗虞云八珍之具也馬云健也鄭云菜也壽祺案說文鶱部遽鶱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鍵爲遽鶱从鶱速聲餗遽或从食束聲據說文是餗有兩義鶱部鶱鶱也健偏鶱或从食建聲从小徐本鶱健也馬融易繫辭之餗作粟見釋文故於下經鼎卦以鍵釋餗穀梁傳僖二十三年疏引馬云謂糜也卽說文所謂陳留謂鍵爲遽也此一義也毛詩大雅韓奕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傳蔌菜穀也案餗兼有菜穀肉穀菜穀卽四豆之菹詩其蔌維何爾雅釋器菜謂之蔌是也肉穀卽八珍之糝易覆公餗是也說詳毛詩正義及周禮醢人疏說文先云遽鶱鼎實則非專指菜茹次云惟葦及蒲卽維筍及蒲之異文益據三家詩以餗爲蔌謂餗之用菜惟此則合菜穀肉穀而言之此又一義也鄭注易云餗美饌是八珍之食與說文鼎實說合又云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見周禮醢人疏下筍字當作餗與說文惟葦及蒲說合易釋文引鄭注但割取菜也二字爲訓而遺其上下之文疎失甚矣

釋腼

王弼易艮也三列其夤釋文曰夤引眞反馬云夾脅肉也鄭本作腼徐又作胤古易音訓鬼氏曰夤孟京一行作胭鄭作腼皆夾脊肉也見周易會通壽祺案說文弟七上夕部夤敬惕也弟四下肉部胭夾脊肉也从肉因申聲馬王易夤字當作胭夤假借字鄭

易作賓說文有胂無賓賓卽胂之或字孟京一行作腳者說文
腳瘢也一曰遽也皆非易義王篇腳脊肉也廣韻十六軫集韻
十七準及類篇並云腳夾脊肉也義本孟京腳亦胂之或字廣
韻腳說文音酳徐邈賓音同是讀賓如腳也申寅引三者聲近
義通漢書律志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國語齊語注引申
也律志又曰引達於寅禮記月令注寅引也是胂賓腳三字同
訓說文神晨皆申聲並訓引蜄寅聲或从引作蚓引之爲演猶
寅之爲演也見釋名引之爲進文選顏延年北使洛詩注猶寅之爲進也爾雅釋詁
眒之爲驚廣韻十七眞眒鳥獸驚貌猶寅之爲驚也莊子德充符少焉眒若釋文引司馬彪注眒驚
貌眒眒同字見廣韻皆其聲類

繻袧辨

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袧釋文曰繻有而朱反鄭王肅云音須子
夏作襦王廙同辭云古文作襦案說文糸部繻綵采色从糸需
聲讀若易繻有衣衣下當脫絮字絮絮綵也一曰敝絮从糸奴聲易曰
需有衣絮絮下引易需字當爲從糸之繻爲者失之集韻類篇
載說文誤同呂氏古易音訓引晁氏亦云說文作需則其譌久
矣當以繻下引易从糸者爲正或欲據絮下誤字竝改繻下之
繻爲需不知繻既需聲何庸更取需讀且易需卦先見上經不
應舍是而取既濟爻詞也說文俾易孟氏皆古文辭虞云古文
作繻可據陸德明於繻袧二字臚舉諸家異同獨不言繻字說
文作需足明之矣周禮羅氏注鄭司農云襦讀爲繻有衣絮之
繻絮注疏本作袧今本釋文作絮皆誤弓人注鄭司農云袧讀爲襦有衣絮之絮

繻襦字兩引不同然皆不作需衎者釋文云絲衎也王肅音如
說文作絮廣雅云絮塞也子夏作茹京作絮案周易集解虞翻
說衎敗衣也與說文一曰敝絮合說文衣部又有褽字云敝衣
也巾部又有帑字云一曰敝布是從小徐本皆與絮聲義同弓人注
釋文絮本亦作帑是也易釋文三絮字舊皆作絮音女居反古
易音訓引皆作絮則絮當爲絮之誤然陸氏釋文上云說文作
絮下云京作絮分別瞭然若京許字同不宜別出其末絮字從
如是也說文絮緜也絮敝綿也禮記玉藻緼爲袍鄭注緼謂
今纊及舊絮也是絮絮聲近義通

璿璣旋機辨

宋本太平御覽二十九卷引尚書大傳曰旋璣者何也傳曰旋
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玩傳訓則璣當爲機从木寫誤从玉隸
釋堯廟碑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旋機離常此漢人所引是
今文尚書作旋機也宋本禮記曲禮檀弓正義竝引春秋運斗
樞云北斗七星第二旋第三機廣雅釋天二爲旋三爲機史記天
書索隱引春秋緯機作璣非 字亦从木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云北斗
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其說與春秋緯合蓋今文家言
璣亦當爲機今本史記漢書从玉者傳寫改變非其舊也史記
五帝本紀載堯典作璿璣集解正義引鄭注天官書索隱引尚
書及馬鄭注並同宋書天文志引虞書作璇璣隋書天文志引
虞書作璇璣馬注作璿璣鄭注云皆以玉爲之王弼周易晉
例故處璇璣以觀天運周易音義璇又作旋璣又作機魏志文

帝紀注魏王上書曰上觀璿璣尒正釋詁郭注引書曰在璿璣
玉衡尒正音義璿音旋又作旋璣無音是郭亦作機尚書音義
璿音旋璣字無音是陸所見鄭本作機盖古文尚書作旋機東
晉孔傳尚書作璿璣史記魏志隋書及王弼郭璞所引皆本作
旋機淺人反據孔傳本改之爲璿璣不得謂唐人始改機從玉
也文選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曰仰陟天璣李善注
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曜曰璿璣玉衡尚書爲此璣曹植秋
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壽祺案璿璣玉
衡四字尚書本文李善何以合經而引緯考毛詩思文正義引
尚書旋機鈐是尚書緯依今文作旋機不作璿璣攷靈曜同是
緯理應一致文選注作璿璣者傳寫相涉而誤李善欲明璣

機同字故先引書緯旋機下云尚書爲此璣正謂孔傳尚書从
玉之璣與書緯从木之機異注中此字指顏文仰陟天璣而言
明璣字本尚書也下又引曹植詩則明天璣二字所本也文選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慮深求瘼善注引毛詩曰求民之莫
班固漢書引詩而爲此瘼尒正曰瘼病也案李上言毛詩作莫
今本亦誤作瘼下言漢書引爲此瘼以證碑文瘼字从疒此者此碑文
也與哀策文注義例正同凡唐人引尚書及唐石經尚書皆作
璿璣李善注文選運命論亦引尚書作旋璣可證李善所見尚
書不作从木之機也段君若膺乃謂選注當云尚書爲此機不
思選注上文並無从木機字如段氏言則注所謂此機者前何
所承耶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旋機玉衡以齊七政
李固傳旋璣不平魏受禪表上在璿機宋書天文志引

鄭注作旋機文選運命論注引馬注作旋璣引鄭注又作機此數條古今文多參錯蓋亦傳寫之失

釋敲

說文支部敲棄也从支高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敲兮壽禔案尚書周書無討字或曰討乃壽之壞字敲市流切卽古壽字無逸壽張爲幻是也然說文言部子部兩引周書竝或壽張爲幻不言古文作敲則或說非也周書當爲虞書字之譌謂虞書皐陶謨天討有罪之討古文以敲代之聲近假借也古文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訓棄其義亦合橋謂橋皆高聲禱讀皆壽聲豬敲聲今並讀舆討近舟紂守肘酎皆从寸並讀舆高近毛詩小弁悼焉如擣釋文擣本或作燾韓詩作舟此聲轉通借之證

弼字證

吾師儀徵阮侍郎鐘鼎釋文曰敝與繴同爲畫繢之形繴形象斧明矣敝爲兩己相背己何物耶蓋弼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己者訛也漢書羣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弼弼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弼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凡鐘鼎文作弼者乃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弼字亦卽是弗字敝乃繴弼於裳故从帶義又屬後起壽禔謹案說文弟十二ノ右戾也乀左戾也从反ノ讀與弗同弗撟也从ノ从乀从韋省弼强也从二弓弼輔也重也从弜丙聲弼弼或如此說曾竝古文是則ノ乀者弓檠之形也弗字从弓从ノ从乀者弓檠在檄有輔戾之象弼字从弜古文作弩亦是二弓輔戾義與弗同故古弗弼相

通玉篇ㄐ部弗下云弼古文此非顧野王孫強所能識其弗下引說文橋也之訓則古文作弼必本說文今說文弗下無此言而乃有从韋省之語師說弗字明是从弓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蓋說文脫誤失其舊矣漢書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注黼衣畫爲斧形朱紱畫爲弼文也弼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此亦非師古所能識當即本之玉篇否則出於應劭服虔等漢書音義耳但黻乃黼裳師古以爲畫猶有疑焉晉書輿服志袞戟韜以黻黼上爲弼字（今本晉書誤黻字爲韻據古今韻會引改）此亦在小顏前似可證黻之爲黼弼也集韻類篇古今韻會並云弗古作弼蓋皆祖玉篇班固白虎通謂黻蠶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孫炎注尔疋釋言謂黻刺黼爲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杜預注左氏桓二年傳郭璞注尔疋釋言僞孔安國注尚書益稷並謂黻爲兩已相背則此字傳譌已久不知黻之爲弼也顧野王丁度司馬溫公黃公紹知弼爲弗之古文而不知其即黻字也顏師古知弗弼黻之同字而不知其爲兩弓相背之象也近嘉定錢獻之知弼爲黻之古字而謂兩已相背取黻冕相繼之義則亦不知弼之爲兩弓非兩已也說文弗訓撟也不正也而不詳弓檄輔戾之說則莫明弗爲从弓之字也金壇段君若膺改說文注之撟爲矯謂揉箭箱也釋弼爲弓必有輔而後正曰檄曰栝曰枹曰閉皆是物也所以輔弓弩以定其體此於从弓之義得之矣而从韋之說猶曲爲傅會又未及弼黻之通假則莫明黻爲會意諧聲之旨也自吾師說出疏通

貫注乃令千古昭若發蒙其有功經學甚鉅鐘鼎文作弜者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商弜木父丁觶而外山左金石志載乾隆中頌閼里周笵銅器十事有弜尊銘作弜字其下正箸弓形辭尙功鐘鼎款識卷十二周器有弓角（弓角原作雙弓角）銘曰弓作祖乙弓旁作兩冊又有弜字中作子立戈釋文云右銘中作雙弓者弓字也玉篇音渠良切彊也作器者之名也蓋弓爲祖乙作此器耳（銘有祖乙字當爲商器）旁作兩冊亦箸人君冊命之意辭氏以弓爲作器者之名非也弓弜皆象形以旌武正類弜尊之製古器銘上象形下卽言作某器者若子執刀作父巳寶尊彝（辭氏鐘鼎款識卷二）立戈作母乙（卷三）罍犧牛兩冊祖丁（同上）孫執刀作祖乙寶彝（同上）此類多矣又商器父丙卣銘如弓形并手執二矢（卷三）弓壺以

弓銘之（卷四）亦與弜尊弓角同意

竹箭

史記夏本紀載禹貢曰竹箭既布又曰瑤琨竹箭壽祺案尙書禹貢無竹箭字或謂卽篠簜太史公以訓詁代經文也然史記此篇所紀九州貢物無有易以訓詁者不應於篠簜二字獨變蓋今文尙書篠簜必作竹箭太史公據而書之如傾在伏物（五帝紀索隱引尙書大傳曰傾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曰柳谷徐廣所見一本之異說文弟六上木部橿本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橿陽湖孫淵如謂說文言橿讀如禹貢竹箭之箭然孫亦不知爲今文尙書且說文言讀若亦無有作讀如者竊疑說文此注或有脫誤當作讀若書曰竹箭六字益節引今文禹貢之辭與弟十三糸部紕讀若禹貢玭

珠爲一例儀禮大射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爲晉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筱也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即箭竹也足證古箭晉同音

曰圜

毛詩齊風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圜孔氏正義曰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圜圜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弟今文作圜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圜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圜於古文則爲弟故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圜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圜更無弟字義得並通壽祺案正義說是也鄭箋言古文尚書以弟爲圜者謂古文以弟字代圜字凡漢人訓詁直言古文某爲某

者上某乃今文下某乃古文鄭君儀禮士冠禮注古文闑爲蘗閾爲壁此其例甘誓古文以某爲某者上某乃古文下某乃今文謂以某字當其字說文弟七上鼎从貞省聲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小徐繫傳本如是大徐本但云籀文以鼎爲貞字　此與詩箋同一句法又說文丂古文以爲巧字丂古文以爲詩大雅字又以爲足字臭古文以爲澤字丩古文以爲糾字叡古文以爲賢字皆其例正義所謂定本者顏師古奉詔刊定之本其文云弟古文尚書以爲圜八字詞意尤明曉史記宋世家作曰沸沸又弟之假借此子長採用古文若肇十有二州五帝本紀載堯典今文肇作兆見尚書嶓冢導漾東本紀載禹貢說文弟十一下水部漾重文漾古文从養　思曰睿宋微子世家載大傳洪範今文作容見尚書大傳不離于咎同上尚書大傳作不麗之比皆古文也孔冲遠

必知鄭依賈逵所奏以今文爲圜者逵受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隋書經籍志雖不存其目而有後漢待中賈逵集一卷尚書正義云百篇之目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又云賈逵奏尚書疏流爲烏是奏上之疏載在集中孔親見之故每據以爲說安得舛誤賈定弟爲圜猶定雕爲烏皆从今尚書史記周本紀索隱曰校今文大誓流爲鵰雕鶚烏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壽祺案索隱誤以馬鄭所注大誓爲今文然據此知馬依古文作雕鄭依賈逵所奏讀雕爲烏思文正義引鄭尚書注雕當爲雅雅烏也此鄭從今文說故毛詩思文箋引書曰火流爲烏此今文也　然於經不改雕而改弟者弟則字奇而義迂不知今文作圜爲順賈逵奏定尚書必已改弟爲圜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引鄭本尚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並同作圜依

賈所定从今尚書也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曰圜而圜者升雲半有半無圜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即本其師賈侍中說定从今尚書也許君及馬鄭所見尚書本閒亦古今互異擇善而從說文旁救僿功弟八人部僿下引旁逑孱功弟二辵部逑下烏獸毳髦弟八毛部毳下烏獸褒毛弟三裘部斆下溶く川距川弟十一谷部川部首容畎澮距川弟十一谷部睿下引虞書重文濬古字睿惟箘簬楛枯弟六木部枯下惟箘簬楛枯弟五竹下引重文籟云貢玭重文蠙云貢玭從虫賓貢玭珠弟十三系部紕書玭從虫賓貢玭珠弟十三貝部賓下引虞書貢玭珠若顛木之有粵櫜弟六木部櫜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櫜重文千古文櫜棹亦古文櫜皆古今文兩存又弟一示部引虞書曰至于岱宗柴禘古文柴弟七月部引周書曰哉生霸胥古文霸弟一王部引禹貢雝州球琳琅玕璋古文玕弟十三土部引尚書曰宅堣夷堣夷弟七日部引虞書曰暘谷弟九山部崵一日嵎銕暘谷也馬氏尚書傳黎民祖飢毛詩思文音義亾侮僥獨洪範音義皆

同今文鄭君周禮縫人注引杜子春讀爲縫度西曰柳穀大司樂注引故書經杜子春鄭地官序官注引訓五品皆用今文此如周官故書經杜子春鄭興父子改讀者至康成時傳本承仍往往已改從其所讀之字所謂二三君子共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康成注儀禮或从今文或从古文皆擇義強者從之然則尚書弟改爲閣何足疑乎段君若膺執安記用今文之說乃謂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閣詩箋悌爲閣之上傳寫妄增以字其言無據又謂逵撰同異未嘗或从古或从今又謂逵書唐初已不存孔氏臆爲之說似過於自信矣

釋侁張

尚書無逸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說文言部予部兩引周書皆無

民字胥字爾雅注及一切經音義三引同今本說文有者疑唐以後所增也譸本訓詶此假借字正字作侁爾雅釋訓侁張詐也郭注引書曰無或侁張爲幻幻惑欺詐人者毛詩陳風防有鵲巢誰侁予美傳侁張誑也據尒正釋訓也侁亦通作侏文選劉越石詩注引揚雄國三老箴敍宄侏張古舟聲朱聲同也侁亦通作輈尚書釋文引馬本如此漢書敘傳燕葸譸張如淳曰譸音輈此據馬融本尚書也侁亦作倜爾雅釋文載或本如此古舟周通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故書舟作周是也詐者以術自掩而掩人故侁張又訓廱蔽說文侁有廱蔽也从人舟聲詩曰誰侁予美說文解詩與毛傳異或取之三家也詐者多以詐力相脅故侁張又訓彊梁後漢書孝仁董皇后紀女今輈張李賢

注騁張猶彊梁也誑者易搖眾心故俾張又訓驚懼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序自頃騁張注驚懼之貌也數者皆義之相生而相近者也古人美惡不嫌同辭俾張又皆訓大鄭注周禮甸祝云禍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尚書大傳曰辟雍俾張蓋言大也俾張又與陽狂同義論語釋文曰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明郝敬曰朱張即譸張謂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曰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郝氏發明鄭讀得之

釋鴟義

尚書呂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潛夫論述赦篇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即引此經而鴟義作消義蓋今文之異其說則未詳陸氏釋文引馬融曰鴟輕也此解未確僞孔傳云爲鴟梟之義尤不辭正義引鄭康成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奪人物其意顯矣而義字不知云何或讀義作儀解爲儀狀以合鄭注狀如鴟梟之語亦曲說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千乘篇言民之不刑有八事云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妖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孔檢討廣森曰講讀曰構）利辯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貸讀曰貣）誘居室家有君子即鄭所謂鈔略良善奪人物三朝記之曰義正與呂刑鴟義之義同滅善曰義猶之謂治曰亂謂置曰廢皆語相反賊則寇賊也盜義妖則鴟義也閒構則姦宄也讒貣則奪攘矯虔也費誓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

汝則有常刑此寇賊鴟義之罪也誘臣妾卽誘居室家有君子及子女專之事尙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今文尙書消義其謂男女不以義交者與寇賊於周禮八成爲邦賊鴟義於八成爲邦盜姦宄於八成爲邦汚邦諜邦朋奪攘矯虔誓指官吏於八成爲犯邦令矯邦令爲邦誣

洋瀰辨

漢書地理志引鄜風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鄜詩無此句盧學士文弨云洋洋疑字誤或本作泮字从水芊聲卽新臺之瀰瀰也泮字見廣雅釋邱今亦譌爲洋班氏明引鄜詩必非逸句可知或云影宋本廣雅作洋洋字集韻入十九侯盧讀作泮非也壽祺案玉篇水部瀰深也盛也洋亦瀰字集韻五紙瀰水盛貌或作瀰洋類篇十一中水部瀰或作洋據此則盧氏謂洋洋卽瀰瀰良確但不當引廣雅以亂之耳或說改洋爲洋則大誤集韻類篇雖引廣雅陳洋厓也然玉篇廣韻皆無洋字高郵王氏廣雅疏證以爲涘字之誤是也且使廣雅作洋其訓爲厓豈可以當詩之瀰瀰乎不審甚矣

釋瑞

毛詩王風大車毳衣如璊釋文曰如璊音門旱也說文作毐云以毳爲屬也解此瑞云玉赭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穜毛詩釋文改正玉色如之壽祺謹案說文毛部毐以毳爲罽色如衊故謂之璊衊禾之赤苗也从毛荫聲詩曰毳衣如璊又王部瑞玉極色也从王荫聲禾之赤苗謂之衊言瑞玉色如之衊雖與毐

璊音同而字之形體與璶璊義類不相附說文三夢字皆當依
釋文所引定作璊乃合集韻二十三魂夢說文赤苗嘉穀也或
作璊類篇亦云璊赤苗嘉穀是璊與夢同集韻類篇必有所本
說文於禾之赤苗必作璊字乃與上下璶璊二字形義相傳禾
部無璊字蓋在艸部夢下重文而今失之玉篇璊字引說文與
今本同則脫誤久矣

釋嚏瘨

毛詩小雅四牡嚏嚏駱馬說文口部嚏噴也从口單聲詩曰
嚏嚏駱馬此毛詩也疒部瘨馬病也从疒多聲詩曰瘨瘨駱馬
此三家詩也玉篇瘨吐安切力極也詩曰瘨瘨駱馬亦爲嚏廣
韻瘨託何切又叨丹切嚏瘨一聲之轉漢書敘傳涉西域傳云
王師驒驒此常武篇王旅嚏嚏之異文蓋三家詩鄭氏注曰盛
也師古注引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駱馬驒驒嘺息
之貌音它丹反案說文手部撣讀若行遲驒驒然則驒驒本訓
行遲顏注嘺息與嚏同訓疑亦本三家詩之異文是嚏瘨驒音
義通也癉驒韗鼉皆單聲讀並與多聲近漢書地理志孟康注
鄲音多沛郡縣名是也桓讀如和獻讀爲犧小雅桑扈以那韻
翰憲難隰桑以難韻阿何衡風竹竿以儺韻左瑳陳風東門之
枌以原韻麻娑此皆古音近轉之證

釋不俟

毛詩采薇我行不來爾雅釋訓不俟不來也陸氏釋文云不俟
宜從來本今作俟字武進臧庸曰爾雅釋文作不竢說文引詩

亦作不嫉是詩本作我行不嫉故釋訓以不來釋不嫉也今毛詩作來爾雅作俟皆失其舊壽祺案爾雅釋詩之字多與毛異與三家詩合未可專執毛以繩之攷毛詩古文多假借韓詩今文多以詁訓之字代經然如陳風防有鵲巢誰侜予美釋文引韓詩作誰侮予娓娓美也周頌思文無此疆爾界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介界也是釋思文篇之文（唐石經此詩初刻界後改刻介依韓詩也）此則毛今而韓古釋訓不遹不蹟也釋文云遹古述字釋言遹述也不遹卽揜風日月之報我不術此亦爾雅古而毛詩今然則采薇之我行不來者毛詩用本字也傳云來至也箋云來猶反也據家曰來鄭原本作來甚明豈得謂失其舊乎我行不嫉者三家詩用借字也爾雅據三家詩以不來釋不嫉聲近爲訓說文來部俾詩曰不嫉不來卽爾雅之文重文俟云

嫉或从彳今隸省作俟俟訓大義與至反之訓違故謂爾雅作俟之失舊是也謂毛詩由後人改嫉爲來蓋不然矣

詁言話言辨

詩大雅抑釋文曰告之話言戶快反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壽祺案據釋文則陸氏所見說文詁下當引詩告之詁言其字與毛鄭異毛傳話言古之善言也許云詁故言也其義則同今說文言部詁訓故言也（訓字上屬篆文詁字爲句）引詩詁訓从小徐本及集韻類篇引大徐本詩下有曰字非）語合會善言也引傳曰告之話言皆失其舊竊謂說文語下引告之話言不俾詩而俾傳則明非引詩疑引春秋傳曰不著之語言（左氏文六年傳）而誤涉下文告之訓典又或引春秋傳曰不知語言（左氏文十八年）而誤涉下文告之則頑遂與詩辭相亂傳寫者

又脫春秋二字也其引詩告之詁言自在詁下當據釋文定之

釋來麰

周頌思文貽我來牟陸氏釋文曰貽我字又作詒同遺也來牟並如字字書作麰音同牟字或作麥詩祺案韓詩作貽我嘉麥文選典引注引韓詩曰貽我嘉麥辭君曰麥大麥也魯詩作飴我釐麰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曰周頌曰飴我釐麰釐麥也始自天降毛詩作詒我來麰說文第五下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一來二縫語不可通思文正義引說文作一麥二牟象其芒刺之形當據以訂正牟說文云牾也讀若縫二牟者謂二稃岐出相牾也今毛詩詒作貽通麰作牟省借字趙岐孟子章

句引詩云貽我來麰趙注引詩皆出三家此不應與許引毛詩同攷周頌釋文引孟子注（注字舊脫今補）云麥大麥也疑趙氏本引韓詩作嘉麰今作來麰者後人依毛詩妄改之也來字又作秣說文禾部秣齊謂麥曰秣埤蒼秣秣麰之麥一麥二稃周受此瑞麥（廣韻十六咍引埤蒼張揖所據其說與說文合而字亂魯韓毛異疑出齊詩來或又作麰廣雅釋艸大麥麰也小麥麶也集韻十六咍秣重文麶麰云秣或作麶亦從二來通作釐類篇同

釋不吳不敖

毛詩周頌絲衣不吳不敖毛傳曰吳譁也陸氏釋文曰不吳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武進臧

庸曰陸云不吳說文作吳者對下何承天欲改作吳吳大言也雨吳字爲吳今本因釋文大書不吳因改說文作吳吳大言也雨吳字爲吳誤甚壽祺案孔氏絲衣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據正義是孔所據毛鄭舊本作不娛陸氏及定本作不吳史記武帝紀引詩作不虞不驚此三家詩史記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按何承天云此虞（虞當依釋文引作吳）爲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日（舊譌吳一口今據說文改正）大言也此作虞爲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也（索隱單行本此文多譌舛惟引說文吳字不誤今據諸本參定之）案古虞娛吳皆通用鄭風出其東門聊可與娛釋文娛本亦作虞虞仲或作吳仲是也史記封禪書仍作不吳者後人依定本改之漢郊祀志及後漢書載就傳注引作不吳者後人又依何承天語改之耳魯頌泮水不吳不揚毛無傳箋云吳譁也正義曰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此則泮水篇孔本經作不吳从鄭讀作不娛與絲衣篇經文竟作不娛者異然毛於泮水無傳足知字同絲衣義具彼傳明矣孔氏於周頌作娛魯頌作吳兩岐非也泮水釋文云不吳鄭如字王音誤可與絲衣互證

釋扶服

禮記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漢書谷永傳引詩同扶服即匍匐也左氏昭二十一年傳扶伏而擊之與扶服同近海寧周春撰十三經音畧辨服字不可讀如匐必上字爲匍下即讀匐上字爲扶下仍讀服各就本音不可互更壽祺案左氏傳昭十二年奉

壺飲氷以蒲伏焉陸氏音義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史記蘇
秦傳嫂委蛇蒲服索隱曰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伏范雎傳膝行
蒲服淮陰侯傳俛袴下蒲伏交選七發蒲伏連延藝文類聚三
十九初學記十三並引湛方生盟文曰俯從詩人匍伏之義匍
伏連文其證多矣周君得毋誤乎漢書天文志晷長爲漲短爲
旱奢爲扶顏注引鄭氏曰扶當爲蟠齊魯之間聲如酺酺扶聲
近左氏傳取人於萑苻之澤陸氏音義苻音蒲晉書蒲洪孫堅
背有蒲音也漢書東方朔傳呼晷服虔
云晷音暴鄧展云瓜疱之疱田蚡傳請服謝罪晉灼云服音疱
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其牛鄭注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
爲伏釋名第九匐伏也伏地行也大湟盤經卷三十二音義引

字林蘆菔力何蒲柏反是服讀如匐也周君斷斷持字毋反切
以律古音力與錢曉徵段若膺諸家樹敵今即舉此二字已窒
而不可通若此其他豈勝辨乎蓋由未明於古音近轉通借之
理故也

釋髡梱

爾雅釋木髡梱郭注未詳案髡與梱頑梱與梱頤聲義皆相近
說文木部梱木臬也从木完聲梱梱木未析也从木囷聲髡
部髡鬄髮也从髟兀聲髡或从元頁部頑梱頭也案梱當爲頤梱假借字
从頁元聲顧無髮也从頁囷聲說文之梱亦謂之髡猶人之顧者謂之頑亦謂之髡爾雅
之梱者謂之梱亦謂之髡猶人之顧者謂之頑亦謂之髡爾雅
髡梱皆假借字也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

漢書刑法志引作完者使守積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鄭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本又作完徐戶官反是髡亦與完通故借髡爲梡也左氏傳成十年鄭人立髡頑髡頑疊韻字

梱檍辨

尒疋釋木梱檍釋文檍字又作億說文云檍梓屬也案今說文木部無梱有檍在椋欌二篆之間解云梱也又有檍字在梓楸二篆之下解云梓屬陸氏不引檍訓而引檍訓是所據說文本無檍篆知檍卽檍也釋文字又作億之億及引說文云檍之檍二字並當爲檍之譌考工記弓人取幹之道檍次之先鄭讀檍如億萬之億此擬其音不徑作億字也段若膺云說文檍篆淺人增之注又譌梱爲梱不可通韻會云說文作檍今文作檍則黃氏所據鍇本未誤壽祺謂玉篇檍前亦出檍字在椋欌之閒蓋後人據此以增說文

釋唐棣常棣

爾雅釋木唐棣棣常棣棣郭注唐棣云今白楊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注常棣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毛詩正義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棣常棣一名棣是爲二本審矣案論語疏引陸璣云唐棣奠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大如李子可食爾雅疏引陸璣疏云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子正赤亦如郁李而小齊民要術引詩義疏常棣其實似櫻桃奠李數說皆與郭畧同豳風六月食鬱及奠毛傳奠夫移也此陸元恪所本小雅常棣毛傳常棣棣

也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常棣棫正光庭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疑爾雅舊本有作唐棣棣常棣棫者故陸孔所據如此今毛傳於何彼襛矣云唐棣棫也說文木部棫棠棣也棣白棣也棠唐古通則與舍人爾雅注合藝文類聚夫棫引韓詩夫棫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夫棫之華萼不煒煒王伯厚詩考引韓詩序同是徑改常棣之字爲夫棫與毛詩異

釋濯

周禮守祧鄭注云故書祧爲濯杜子春讀濯爲濯集韻祧古作禴案古音兆翟相近故多相通鄭注尚書顧命云祧類爲濯濯衣毛詩小雅大東佻佻公子說文引韓詩作嬥嬥爾雅釋魚蜜小者祧釋文祧衆家本皆作濯韓非子外儲說右弟三十五延陵卓子乘蒼龍桃

文之乘桃文當如桃花叱撥之類又云一日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翟文即桃文也淮南原道訓上出於霄霓之野高誘注霄讀翟氏之翟皆聲近通借

釋詹諸

爾雅釋魚蜳蠩蠩蠅蠩諸从釋釋文曰蠩起據反蠩音秋案蠩蠅本文作詹詹諸詹諸謂之蜳蠩說文虫部蜳云蜳蠩詹諸以脰鳴者从虫匊聲唐韻一屋蜳渠竹切下說文又蠩蜳蠩七宿切　引詹諸又謂之蛇蠩說文黽部蠩云蛇蠩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蠩蠩其行蛇蛇从黽从虫蛇亦聲重文蠩云蠩或从酋从虫與蜳音近蠩與蠩字同陸氏釋文音蠩爲秋蠩从酋得聲古音秋蛇同類蜳蠩也蛇蠩也皆疊韻字也音之轉則爲蠩蠩爾雅蠩蠩郭璞注似蝦蟆居陸地

淮南謂之去蛟去蛟之名方言从黿鼉而變耳廣韻九御黿與蜹无亦音近黿鼉爲雙聲字也又謂之屈造夏小正四月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屈造猶蜹黿也又謂之鼓造淮南子說林訓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堅高誘注鼓造一曰蝦蟆造與戚通賈子胎教篇靈公戚然易容大戴禮保傅篇韓詩外傳卷七並作造然周禮眡瞭鼜愷獻杜子春云鼜讀爲戚之戚夏官掌固注云鼜讀爲造次之造說文穴部竄从穴鼁聲周禮大祝二曰造故書造作竄杜子春云竄讀爲造次之造此皆顯古音造鼁亦同類也詹諸亦謂之蠲黿說文黽部黿云鼉詹諸也詩曰得此蠲黿言其行黿黿从黽爾聲此所俾詩乃韓詩黿黿猶施施也淮南子原道訓蠐螬捕蚤高誘注蠐螬蜫也蜫卽戚施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引韓詩作得此戚施辟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此與无鼁異名而同物故說文於鼁下

黿下一據爾雅一據韓詩兩釋之曰詹諸以曉人也或欲依許書黿下之文改爾雅黿鼉爲黿蠵改說文黿下无黿爲黿黿改說文注其行无无爲其行黿黿不知如其言則說文之例黿下訓義已具黿下但應云蠵黿也足矣何煩復贅曰詹諸曰其行黿黿邪如黽部黿黿黿蝘也黿黿黿也卽其例邵氏爾雅正義徑改黿蠵爲黿蠵益沿誤玉篇而不知蠵卽黿字戴氏東原既謂黿當作黿又謂說文蠵當同黿斥陸之音蠵爲秋非是尤攷之不審

偃伯解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李賢注引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也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壽

祺案伯訓師節宅無所徵其義亦不可解伯卽禡字師節當爲師祭聲近之誤也周禮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鄭君注云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乎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肆師之職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君注云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其神蚩尤或曰黃帝說文示部禂注禱牲馬祭也詩曰旣禡旣禂案毛詩吉日爾雅釋天皆作旣伯旣禱許君引詩作旣禡旣禂者魯韓齊三家之異文周禮以貉爲禡杜鄭讀貉爲百說文又以禡爲伯百同字伯禡貉通借字偃伯之伯義當如周禮之禡訓爲師祭武軍不興則偃師祭所立之表於靈臺也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旣伯旣禱馬祭也各據詩詞緣事爲訓故兩解之其實師祭專解是禡馬祭專解旣禱也且周禮田亦禡祭鷹劭注漢書敘傳云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是義得兩通也偃伯在靈臺者周禮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鄭注引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八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觀臺猶靈臺也古者軍行靈臺與社宗同設而賈逵盧植蔡邕潁容服虔皆以清廟明堂辟雍靈臺爲一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左氏傳莊八年有治兵於廟之文周禮大司樂有獻捷於祖之事此其義也或曰偃伯猶言偃旗也伯與白通周禮司常建大白以卽戎逆周書克殷解有大白小白皆旗名伯又與帛通左氏傳紀子帛莒子

盟于密公穀帛作伯周禮通帛爲旜雜帛爲物故旗亦可言帛也初學記引黃帝出軍訣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漢書郊祀志武帝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目象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大史奉以指所伐國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鄭鮮之皆有祭牙文見藝文類聚似偃伯即罷禡牙之禮但禡牙乃後世禮古師祭祇立表耳

釋鎛鱗

淮南子俶眞訓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壽祺案高注釋鎛鮮二字不辭說文第十四上金部鎛注云鎛鱗也鐘上橫木金華也从金專聲攷工記梓人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虡注云飾簨以鱗屬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許君以鎛鱗爲鐘上橫木金華義與考工記合金華謂以金塗之有光華也然則淮南鎛鮮當作鎛鱗說文所謂金華即淮南所謂華藻古以此飾鐘上橫木又爲尊彝飾故義得通稱也許君注淮南本必作鎛鱗說文即據之爲說高注作鎛鮮訓明好蓋由所見本異然不如許本之精矣金尊亦當依說文爲金華此傳寫之譌又玉篇鎛字注云鎛解獸似人懸鐘橫木也解字亦鱗字形近之誤其

云獸似人必他有所據盍顧野王之舊非孫强所能加然省金華二字直以爲懸鐘橫木疎矣

說文經字攷

許叅酒說文所載羣經古篆等字錢氏潛研堂答問枚舉三百餘字外尙有可坿益者易則愁卽夕惕若厲之惕狉卽陰始凝也之凝漸卽鄭易漸于無陽之漸薠卽鄭易昏薠之薠彪卽鄭易彪蒙之彪毓卽王肅易振民毓德之毓斛卽或錫之鞶帶之盤陀卽鄭易三陀之之陀沙卽鄭易需于沙之沙遲卽鄭易明辨遲也之遲踟卽鄭易賁如踟如之踟歟卽京易習歟之歟濿卽水洊至之洊古文屬卽獲匪其醜之醜慟卽京易慟慟往來之慟鼕卽鄭易鼕其角之鼕槁卽劉表易家人嗃嗃之嗃觭卽

荀易其牛觭之觭卽鄭易壯于頄之頄趙卽其行次且之次聚卽萃聚也之聚孳卽子夏易孳羊悔亡之孳劊卽京易困九五劓劊之劊彪卽其文炳也之炳古文彏卽覆公餗之餗肭卽列其夤之夤鄭康成作臏與肭同字　胐卽京易裂其胐之胐嫥卽孟京易歸妹以嫥之嫥窒卽京易窒其無人之窒髧卽孟易婦喪其髧之髧帗卽袈皆卽繻有衣袽之袽嘖卽見天下之賾賾字赻卽馬氏易故君子之道赻矣之赻罔卽作爲罔罟之罔趮卽躁人之辭多之躁黜卽鄭易爲黜喙之黜遘卽鄭易遘卦之遘尙書則徦卽假于上下之假采卽辨章百姓之辨暘卽暘谷之暘启卽啓明之啓醳卽圉族之圉台卽今文舜讓于德不台之台煙卽古文煙于六宗之煙謐卽今文惟刑之謐哉之謐斁卽播時百

穀之播僜卽猶夏之猶玃卽擾而毅之擾見玉篇哥卽歌詠言之歌乃卽殄行之殄丂卽何畏乎巧言之巧距卽距川之距禴禴皆卽締繡之締古文曰曰皆卽在治智之智見鄭注禴卽鳳皇來儀之鳳翌卽百獸率舞之舞頡卽元首喜哉之喜陶卽元首明哉之明許君云閻賈侍中說讀此明同王伯申侍郎云魏曹丕字元首蓋古文尚書元首明哉明有作陶者故曹氏名哉之明卽據古文尚書也說卽赤埴墳之埴鄭本埴作垙卽蠙珠之蠙淖卽江漢朝宗于海之朝今文見論衡潀卽沱潛之潛見史記夏本紀嶲卽華陽之華玲卽球琳之琳鄭本尚書槃卽二百里蔡之蔡稽卽納秸服之秸鏐卽無盡劉之劉說卽爾忧不屬之忧阢卽今文優賢揚歷之賢見三國志注及漢碑摩卽右秉旄以麾之麾邊卽逖矣西土之人之逖見文選注崗卽今文如豺如離之離見史記周本紀及文選西都賦注愔卽古文大誓師乃愔之愔古文詖卽無偏無頗之頗篤卽盡起而築之之築簡卽逸視冊之冊泳卽王乃洮頮水之頮匪卽耇荒之耇見漢書刑法志辟卽朋辟疑赦之朋髕卽今文髕官剿割腒庶剭之髕見尚書正義賦卽今文惟貨惟求之求劇卽杜乃穫之杜見周禮氏注諓卽諓諓善巧言之諓見公羊傳及楚詞章句詩則枓卽韓詩南有樛木之樛旖卽韓詩施于中旖之旖見文選注餘卽言秣其馬之秣姒卽凫夜在公之凫見尉氏令鄭君碑纏卽素絲五紀之紀帥卽毋感我悅兮之悅齯卽頷如蟜蟜之蟜較卽倚重較兮之較槃卽薖兮之薖見玉篇與薖同涸卽北流活活之活轘卽韓詩庶姜轘轘之轘狎卽韓詩能不我狎之狎稔卽曾詩青青子衿之衿石經嬈卽韓詩嬈嬈女手之嬈眥卽我謂且謠之謠綃卽曾詩素衣朱綃

之綃箋見鄭　故即見此粲者之粲鮑即肅肅鴈羽之鴈鞠即竹鞠
緄縢之鞠見鄭康成儀禮注　西即可以栖遲之栖見漢嚴發碑　娓即韓詩誰
俾予娓之娓黽即韓詩碩大且黽之黽醧即韓詩飲酒之醧醧
字牾即執訊獲醜之訊檄即南山有枸之枸藋即菁菁莪之
菁集韻藋艸兒詩藋者莪李舟說　摯即如輊如軒之輊逮即方叔涖止之涖
枒即韓詩如矢斯枒之枒鞠即如鳥斯革之革麎即其麎孔有
之麎尒正注引詩　穹即韓詩在彼穹谷之穹駾即韓詩駾駾駾駾之
駾鴈即鴈飛戾天之鴈愷即天之方憓之憓泆即韓詩謀猶回
泆之泆犴即韓詩宜犴宜獄之犴鷖即鴞彼晨風之晨薈即韓
詩曉曉聿消之曉覭即韓詩先集維霰之霰底即周道如砥之
砥厎即使我心疚之疚敵即維禹甸之之甸見周禮稍人鄭注　芓秅皆

或耘或耔之耔見詩良耜　耔即此有滯穗之穗積即此有不斂
積之積崔靈恩三禮集注　斖即賓載手仇之仇韓即綽綽有裕之綽簻
即臺笠緇撮之臺國語吳語唐尚書云簻夫須也案尒正臺夫須也臺簻音相轉詩臺笠即此　鴈即
有鴈在梁之鴈舸即造舟爲梁之造牒即韓詩周原膴膴之膴
烰即烝之浮浮之浮杌即授儿有緝御之儿見楚詞章句　弭即辟辟
角弓之辟釋文辟說文作弭　谷啣皆即嘉殽脾臄之臄轑即與爾臨衝
之衝碫即取厲取鍛之鍛見釋文　碾即俾爾碾爾性之碾斘即辭
之戩矣之戩扁即尚不愧于屋漏之漏闒即大風有隧之隧近
即往近王舅之近見鄭箋　貉即其追其貊之貊鹵即祁祁如雲一鹵之
鹵意即萬億及秭之億軷即應軷縣鼓之軷見鄭箋　碏即有畧其
耜之畧儀禮則兌即士冠爵弁服之弁舝即士冠緅舝之舝說文

注引鄭司農說
即仲師儀禮注 結即士冠采衣紛之紛繫緌皆即士昏被纁裳
之纁繩即士昏婦執笲之笲豐即鄉射設豐之豐併媵皆即燕
禮媵觚于賓之媵苟即聘禮燕禮賓爲苟敬之苟當讀己力切 但即
覲禮肉袒之袒綅即士喪不綪之綪見鄭注 褖即士喪幎目用緇
之幎擊即士喪設決麗于擊之擊丙即士虞中月而禫之禫糟
即特牲饋食視饎爨之饎周禮則商即商賈阜通貨賄之商逵
即轉移執事之移葬即膳膏羶之羶爲即以鹹養脈之脈轡即
醫酏糟之糟鬻即糗餌之餌粉餈之餈糝即五齏之齏齏
即內豎則前踶之踶榆即搖狄之搖殺即封人置其緣之緣笠
即共其牛牲之互互字蓋即鼓人夜鼓鼜之鼜敔即師氏掌以
嫩詔王之嫩義即治其禮儀之儀肆師鄭注故書儀作義 資即槱燎之燎

饗即掌共秬鬯之鬯豈即奏愷樂之愷磬即與同聲硜之硜
聲即拊聲鬱之鬱鬻即掌教獻竽笙壎簫之獻籥即簫篪簜管
之篪簨即簴人之簴勿即雜帛爲物之物旆即斿車載旌之斿
祿禮皆即遂以獵田之獵璫即瑱玉三采之瑱鄭注故書瑱作璫 琡即
玉瑤之瑤璧即犬人凡幾珥之幾範即大馭作犯軟之犯蜮即
蟈氏之蟈朗凱皆即刖者使守門之刖椓即牙得則無槧而固
之槧此當是尒疋木相磨礱之字非考工記之槧 鬳即陶人爲甗之甗鬳即甑實二
鬴之甑柏即庇長尺有一寸之庇禮記則簀即曲禮國中以策
彗即埽沒之彗蟨即月令蚯蚓出之蚓桷即角斗甬之甬見史記商君傳
呂覽仲春紀 鴈鶩皆即田鼠化爲鴽之鴽苗即具曲植之曲籩鞠皆
即麴蘗必時之麴齊即火齊必得之齊楹即會子問葬至于堲

之堁蘋卽內則三牲用蕤之蕤姆卽姆教婉娩聽從之姆硯卽
玉藻士佩瑲玟之瑲蝶卽爲己係韋之係韓卽大傳殊徽號之
徽見注鄭邁卽學記學不躐等也之躐笘卽伸其佔畢之佔諰卽
樂記使論其文而不諰之諰見荀子殛卽卵生者不殛之殛極卽
石聲磬之磬見史記樂書膌卽使其曲直繁瘠之瘠左氏傳則乚卽
授師子焉之子徙卽地反物爲妖之妖禮卽公狩于禮之禮睆
卽睼其目之睼俾卽禹稱善人之稱玉篇引禮褸卽簍路藍縷之
藍縷邋卽好聚鵴冠之鵴突峉皆卽趙傻在後之傻睼卽鄭人
立髡頑之髡蔽卽毋棄菅蒯之蒯梨卽使巫以桃茢之茢據杜注
醬齘鍵皆卽饘于是之饘競卽二惠競爽猶可之競籥卽舟敹
守之之敹說文籥引春秋傳曰澤之自籥重文敹此卽左氏傳
澤之萑蒲舟籥守之之本字也說文自乃舟之譌左

氏傳鮫乃敹之壞字舟敹卽舟籥澤藪之利也
許君約傳文故曰澤之舟籥錢塘監生嚴杰說鴈卽公子禦
之禦說文鴈引春秋傳曰有空鴈按春秋傳無空鴈之文鴈與
禦通亦與禦同訓距衣也魯昭公名禦所謂禦災喪勞是
也說文空字上穴乃公之壞字下工乃子之壞字嘉定貢生吳凌雲說
字轑卽載蔥靈之霍蒿卽荀偃卒于戲陽之戲見杜注及後漢
地理志注補公羊則淨卽至于爭門之爭遝卽祖之所逮聞也之逮
見石經侚徇卽朋友相衛而不相迫之迫論語則輇輗皆卽大車
無輗之輗楗卽瑚璉也之璉侹卽可以託六尺之孤之託見玉篇引
論語悾卽空空如也之悾爲卽求善價而沽諸之沽玉篇引論語逡卽
逡逡如也之逡見祝穆後碑邏卽趨進翼如也之翼玉篇引論語蹶卽點
爾何如之點箱箱皆卽斗筲之人之筲莧卽莞爾而笑之莞檀
卽置其杖而芸之置見石經廾拜卽子路拱而立之拱孟子則鬲

即蹙頞之頗黴即若火之始然之然覭即成闇之闇蠶即蟲食實者之蟲齷即齕爾而與之之齕西函姡皆即以言餂之也之餂闊即王使人聒夫子之聒尒正則媲即妩樂也之妩（毛詩釋文引韓詩作㜷）㜷即怒靜也之怒靜也之顗宓即密靜也之密勉即剋勝也之剋迫遣即徂存也之徂鞠窮皆即鞠窮也之鞠匧即挾藏也之挾藏也之挾藏即替滅也之替萌即翌明也之翌詢即詷訟也之詷齡即苛妗也之妗雡即皇華也之皇蕭即萌萌在也之萌禰禰禮禮即委委佗佗之異（見釋文）宧即痟瘖病也之瘖瘵即不俟不來也之俟臧即緅羔裘之緅也之緅翳即昬兄也之昬酌即一達謂之道道字宜即東南隅謂之窔窔字（尒正釋文窔本或作宧與宧同案說文宀部有宧窔二字皆不引尒正獨宧字注云室東南隅謂之宧則宧乃尒正正字也）罠即兔罟謂之罠罬即蒙罟謂之罬罬即覆車謂之罬罬即車下縛也之罬罬即罬罟也之罬罬即罬罟也之罬罬即罬罟

武進臧禮堂說文經考曰許君序言俾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獨儀禮用今文故士冠士昏古文離皮今文儷皮說文佳部離黃倉庚也不引離皮鹿部麗明俾禮用麗皮納聘矣士昏古文扃今文關關或作鉉（壽祺案儀禮注以扃爲古文鉉爲今文關字似非今文以與鉉字形聲不相近也關當是古文本字扃當是同音假借字）說文戶部扃爲外閉之關鼎部有關以木橫貫鼎耳而舉從鼎冂聲金部鉉舉鼎具也明俾易謂之鉉禮謂之封周官謂之銒矣公食大夫古文乃封說文土部堋明俾禮曰銒毛牛藿羊苄豕古文羊苦今文羊苄說文艸部苄明俾禮曰銒毛牛藿羊苄豕薇矣士昏古文北趾今文北止說文以止爲足足部無趾士喪古文爲銘今文爲名說文口部名自命也金部無銘特牲饋食

古文酳尸今文酌尸說文酉部酌少少飲也从酉勺聲無酳字此許君儀禮用今文之證壽祺案臧君是說郅確今更推之周禮梓人疏引駁異義云觶字角旁著氏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儀禮燕禮注亦云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鄭言觶觚分別古今蓋觶爲今文觚爲古文或字說文角部觶引禮曰一人洗舉觶重文觚云禮經觶是亦上觶據今禮下觚據古禮經也士冠緇布冠各一匰古文匰爲簋說文匚部有匰竹部無簋鄉射記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今文糅爲縮說文糸部有縮米部無糅聘禮記賜饔惟羹飪古文飪作臎說文食部有飪肉部無臎少牢綏祭古文綏爲所士虞記用專膚爲所俎今文爲折俎說文肉部無所特牲祝命挼祭今文挼

皆爲緩說文手部無援士喪奉尸俴于堂今文俴作夷說文人部無俴士喪特豚兩胉今文胉爲迫說文肉部無胉士喪禮者以禆古文禆爲襲說文糸部有緁字或作禆士喪王棘若檡棘今文檡爲澤說文木部無檡既夕記塗用塊古文塗爲役說文土部有坡卽塗字既夕記木錧今文錧爲鍇說文金部有鍇無錧館既夕執算古文算皆爲筭說文竹部有算無筭此皆臧君所未及舉亦足與前說相發明者也

漢讀舉例

漢儒音讀之法凡言讀如讀若讀爲讀曰讀與某同皆別舉一字以定其音此常例也亦有卽本字爲音者葢字包數音音包數義字同而音異者別其音字同而義異者別其義故或舉經

典習見之文以證之或舉方俗易曉之語以徵之字雖不改而音與義已判矣此又一例也復有字止一音一義難爲比況之詞但就本義爲本音者此又一例也前一例人所易知後二例見經籍古注者詳攷如左杜子春周禮注八事　地官稻人以溝蕩水注蕩讀爲和蕩案此讀蕩如盪滌之盪李軌吐黨反　春官磬師擊編鍾注讀編爲編書之編案編止一音二義訓聯也次也　筮氏掌共燋契注燋讀爲細目燋之燋釋文燋子消反李又祖堯反一音哉益反案李軌音祖堯反者以杜云或曰如薪樵之樵也益字疑誤　大祝五曰振祭注禮家讀振爲振鐸之振七曰奇拜注奇讀爲奇偶之奇案振音側刃切振祭注杜子春云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左氏隱五年傳入而振旅穀梁莊八年傳入曰振旅杜頭范甯注並云振整也是振又音之郢切　夏官圉師射則充椹質注讀椹爲齊人言鐵椹之

椹案司弓矢釋文椹張林反廣韻引文字指歸俗用爲桑椹字非是此字止一音一義　職方氏其浸潁湛注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釋文湛直感反劉又音沈　服不氏以旌居之而待獲注之讀爲置之之乏李唐感反案湛古浮沈

鄭司農周禮注二十六事　地官序官遺人注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案後鄭讀餽遺之遺釋文云劉昌宗音遂　春官巾車農音維後遺人釋文遺維季反司

鷩總注鷩讀爲鳪鷩之鷩案後鄭云故書鷩或作鑿先鄭以鷩者青黑色繪色如之釋文鷩烏兮反劉烏計反案離騷駟玉虯以乘鷩李善注鷩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鷩身有五采後漢書張衡傳注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鷩此與鳪鷩義異　車僕大射共三乏注乏之讀爲匱乏之乏案賈疏云以其矢於侯匱乏之不去故讀從之是射禮之容名乏音義皆與匱乏同

天府鬱寶鎮注鬱讀爲嶵或曰鬱鼓之鬱　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駟讀爲駟疾之駟案賈疏云先鄭讀駟爲鉏牙之鉏云讀駟爲駟疾之駟此蓋當時語廣韻十姥駟徂古切三十七蕩駟子朗切音義皆與

此別後鄭云駟讀爲組與組馬同不從先鄭　夏官大司馬師旅執提注提讀如攝提之提　秋官序官萍氏注萍讀或爲萍號起雨之萍案後鄭云今天問萍號作萍攈此字疏證引作萍後鄭下同萍萍其大者蘋釋文萍萍上音平本亦作苹同下滿丁反然萍音亦同　序官冥氏注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案後鄭讀冥方字又莫歷切上音屬先鄭下音屬後鄭也　序官哲蔟氏注蔟讀爲簇蔟之蔟謂巢也案賈疏云鄭蔟是雀巢廣韻五十候蔟倉奏切又一屋蔟千木切蠶蔟雀巢謂之蔟猶蠶箔謂之蔟皆謂物湊聚有所藉也說文蔟行蠶蓐是其義　司儀皆旅擯注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案爾雅釋詁旅陳也釋言臚敘也儀禮鄉飲酒禮注旅敘也周禮此注云古文旅作臚漢書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尚書禹貢蔡蒙旅平釋文旅韋昭音盧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此即臚岱僭時之說也然則先鄭亦讀旅若臚後鄭恐人不知旅伸之非與先鄭有異也　掌客車三秅注秅讀爲秅秭麻荅之

秏釋文秏丁故反或丈加反儀禮聘禮釋文引字林疾加反　秋官序官掌訝注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案古訝御音義同皆訓迎也諸經多作御周禮訝司農掌訝注輸人注並引公羊傳釋文迂本作訝跛者訝跛者公羊成二年傳釋文迂晉侯於新楚釋文迂本作訝作訝其作迂者皆後來所改矣說文言部訝相迎也从言于聲周禮日諸侯有卿訝也其下迂篆云訝或从辵則徐氏所補十九字之一也儀禮士昏禮勝御沃盥交注御當爲訝此以勝御連文恐人疑爲侍御之御故易其字然御訝實同一字不必易也　考工記函鮑注鮑讀爲鮑魚之鮑案司農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蔈說文革部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訝鄭所據周禮皆作鮑此字宜从革從魚作鮑者同音通假也司農注當云鮑讀爲鞄蔈之鞄而云讀爲鮑魚之鮑非其義也此注疑有改竄之誤或讀爲以下六字當在引蒼頡篇之下簡錯耳下鮑人之事後鄭云鮑故書或作鞄重引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蔈而無讀爲鮑魚之鮑語可證　輪人欲其摯爾而纖也注摯讀爲紛容摯參之摯案後鄭謂摯如桑螵蜩之蜩釋文摯音蕭此後鄭音也又色交反此先鄭音也紛容摯參語出上林賦先鄭　輪人捎其藪注藪讀爲蜂藪

之藪案司農云謂轂空壺中也說文木部樘車轂中空也从木叟聲讀若藪樘即考工記之藪字也司農云讀爲蜂藪之藪者言其義同也急就篇輻轂鍛鍉輮輵轊轄字　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之需案釋文契苦契反此與書契音異也賈疏需讀爲畏需之需謂從易需卦之需此說非也畏需之需與需卦之需音義並異鄭解契需云謂不傷蹄不需道里此畏需之義也　濟案釋文濟音子礼反李音在學反　冶氏鋌十之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　鮑人之事卷而摶之欲其無迤也注卷讀爲可卷而懷之卷迤讀爲既建而迤之迤　梓人爲筍虡注筍讀爲竹筍之筍　出舌尋縝寸焉注縝讀爲今中皮之縝　弓人蕢栗不迤注蕢讀爲不蕢而畚之蕢栗讀爲榛栗之栗案釋文蕢側冀反又側其鄭輪人注云蕢讀如雜廁之廁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蕢聲如反沈子冀反劉音廁據先蔵博立槀棊亦爲蕢此音蕢爲廁也弓人之蕢先鄭當讀側其

反沈劉之音非先鄭義也栗釋文音烈後鄭讀栗爲裂繒之裂　夫筋之所由幨注幨讀爲憚之以威之憚

幨之幨　矢人亦弗之能憚矣注憚讀當爲憚

鄭康成易注一事　解讀如人倦解之解見文選三都賦註

康成尚書註二事　降讀如郷降於齊師之降見水經注十　聒讀如如聒耳之聒見尚書盤庚正義

康成毛詩箋三事　終風箋噎讀當爲不敢噎咳之噎　狼跋箋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　伐檀箋飧讀如魚飧之飧

康成儀禮注四事　覲禮注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　卓讀如卓王孫之卓　特牲饋食禮注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

士喪禮注綦讀馬絆綦之綦

康成周禮注二十六事　太宰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　小司徒注甸讀如衷甸之甸　外府注布讀爲宣布之布　屨人注滯讀爲沈滯之滯　質人注淳讀如淳尸盥之淳　鐘師注鼓讀如莊王鼓之鼓　磬師注縵讀爲縵錦之縵　典同注甄讀爲甄曜之甄　陂讀爲險陂之陂　鍾師注鍚讀爲飛鉗鍚之鍚　鞮鞻氏注鞮讀如鞮鞻之鞮　射人注作讀如作止爵之作　弁師注會讀如大會之會　庾人注散讀如中散之散　挈壺氏注挈讀如挈髮之挈　掌客注見讀如卿皆見之見　掌交注辟讀如辟忌之辟　秋官序官注冥氏冥方之冥　槀氏注量讀如量人之量　韗人注穹讀如穹蒼之穹　陶人注庾讀如請益與之庾　荒氏注渥讀如鄔人渥管之渥　匠人注淫讀如淫液之淫　弓人注簡讀如簡札之簡　測讀如測度之測

矢人注摶讀如摶黍之摶

康成禮記注七事　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

稅喪注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　釋文稅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

十三年傳　樂記則易直子諒之心注子讀如不子之子祭義注同

中庸可以與知焉注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　正義贊者皆與見士冠禮

仁者人也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温故

而知新注温讀如燖温之温　深衣續衽鉤邊注鉤讀如鳥喙

必鉤之鉤　表記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

大也　釋文移昌氏反徐又怡智反

高誘呂氏春秋注六事　卷二當染篇以茹魚去蠅蠅愈至注

茹讀茹船漏之茹字茹臭也　卷三執與如組注組讀組織之

之組　卷三論人篇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注居讀曰居

處之居居猶壅閉也　卷三三月紀篇與爲復明注復讀如詩云

吁嗟復兮　卷二十六務大篇注巧讀如巧智之巧　任地篇

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注易治也讀如易綱之易

高誘淮南注六十五事　卷一原道訓析八極注析開也讀重

門擊柝之柝　悅兮忽兮注悅讀人空頭扣悅之悅　雖有鉤

箴芒距注距讀距守之距　用不屈兮注屈讀秋雞無屈屈之

屈　而田者爭處墝埆注墝讀人相撓掾之撓　新而不頗

注頗讀汝南頗陵之頗　一之解注解讀解故之解　連嵝注

嵝讀啣嵝無松柏之嵝　不以慊爲悲注慊讀曰慊之慊

漠瞐於埶利注瞐讀織絹緻密瞐無間孔之瞐　卷二倣真訓

蚊行噆息注噆讀不悅懌外之噆　汪然平靜注汪讀傳尸諸
周氏之汪同　代謝舛馳注舛讀舛濆之舛　芒芠沈沈注沈
讀水出沈正白之沈　設於無垓坫之宇注垓坫垠堮也垓讀
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垓坫讀常山人謂伯爲亢之亢　案說文田部畎一曰
注被讀光被四表之被　乃始慵能離跂注慵讀簫無縫際之
慵　以覩其易也注易讀河間縣之易　卷三天文訓本標
相應注標讀刀末之標　是謂朏明注朏讀若朏諾皐之朏
卷四墜地訓曰亢澤注亢讀
陌也趙魏謂陌　爲畎卽此字　食木者多力而顤注顤讀內顤於中國之顤
近鼻也　有斥山之文皮焉注斥讀斥丘之斥或作廝注斥斥丘或作廝立恐
訞　其人憃愚注憃讀人謂憃然無知之憃　楠山注楠讀人

姓楠氏之楠　卷五時則訓穿竇窒注讀窒藏人物之窒　乃
命大酋注酋讀酋豪之酋
六覽冥訓晝隨灰而月運闕注運讀運圍之運　運本一作連訞之運字一本
作圍亦訞　夫陽燧取火於日注夫讀夫夫之夫　過歸雁於磐石
注過讀害過之過　卷七精神訓芒芠漠閔注閔讀閔子騫之
閔　日中有踆烏注踆讀踆巍之踆　薄蝕無光注薄讀厚薄
之薄　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注任讀任俠之任　得葅越下注
越讀經無重越之越　仇由注仇讀仇餘之仇　卷八本經訓
其行侻而順情注侻讀射侻取不覺之侻　芒繁紛拏注芒讀
麥芒之芒　戴角出距之獸注距讀距守之距　盤紆刻儼注
儼讀儼然之儼　菱杼紵艸注杼讀言杼紵結之紵　巧

爲紛挐注挐讀人性紛挐不解之挐　益樹蓮菱注蓮讀蓮芊魚之蓮　甬道相連注道讀道布之道　冠無觠羸之理注羸讀指端羸文之羸　卷九主術訓韄纊塞耳注韄讀而貿韄益之韄　卷十三氾論訓以勞天下之民注勞讀勞勑之勞　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注乾讀乾燥之乾　卷十六說山訓引輖者爲之止也注輖讀土行輖之輖　楪挺其土注楪讀楪脈之楪社何愛速死注江淮謂母曰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故寒顫懼者亦顫注顫讀天寒凍顫之顫　卷十七說林訓以玉鉏者發注發讀射百發之發　倚者易輈也注輈讀輈濟之輈　毀舟爲杕注杕舟尾讀詩有杕之杜　繪爲之纂繹注纂讀曰綾繹纂之纂　卷十九

脩務訓以身解於陽盱之阿注解讀解除之解　唫瞬哆嗚注哆讀大口之哆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訑注訑讀燕人言趮操善趨者謂之訑同也　攫援摽拂注摽讀刀摽之摽　雖鴟廉脩營注營讀營正急之營

史記注八事　秦始皇本紀推終始五德之傳集解引鄭氏注傳音亭傳　高祖紀嘗告歸之田索隱引韋昭注告音告語之告　高武侯鰝集解引蘇林注鰝音魚鰓之鰓　平準書名曰白選索隱引蘇林音選擇之選　陳涉世家又聞令吳廣索隱引服虔云閒又中閒之閒又樊酈滕灌列傳賜上閒爵索隱引如淳證上閒音中閒之閒　南越尉佗列傳卽被佗書集解引韋昭曰被音光被之被　傅靳蒯成侯列傳集解引服虔曰蒯音苦怪反

音菅蒯之蒯　萬石君傳減宣集解引服虔曰減音減損之減
漢書注五十三事　高祖紀上隆準交頞曰準音準的之準
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志八注同　高武侯鰓蘇林曰鰓
音魚鰓之鰓　燕將臧荼爲燕王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　明
其爲賊應劭曰爲音無爲之爲鄭氏曰爲音人相爲之爲　盧
縮蘇林曰縮音呂繩縮結物之縮　樅公注蘇林曰音樅本之
樅　高祖紀下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　沛侯
濞重厚服虔注濞音滂濞　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
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　亡可蹻足待也如淳
曰蹻音如今行樂蹻行之蹻　壟長陵已下蘇林注下音下書
之下　規摹宏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　文帝紀四

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注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景帝
紀五更議著合蘇林注著音著幘之著　武帝紀六怵於邪說
如淳注怵音怵惕　昭帝紀七今三輔太常穀滅賤鄭氏注滅
音滅少之滅　王子侯表三戛奠侯服虔注戛音戛擊之戛
禮樂志二豐草蕡孟康注蕡音四月秀蕡蕡盛貌也　又宧窑
桂華蘇林注宧音宧胅之宧窑下之窑　郊祀志五上推
終始傳鄭氏注傳音亭傳　天文志六天棓蘇林注棓音棓打
之棓　五行志七母乃有所辟服虔注辟音邪辟之辟　五行
志七中之上露恆風若服虔注霿音人傋霿　五行志七下之
上大經在辟而易臣服虔注辟音刑辟之辟　地理志八平原
郡般如淳注般讀如面般之般　韓王信傳國被邊李奇注被

音被馬之被　韓侯傳刻印刓蘇林注刓音刓角之刓　周勃傳趣爲我語蘇林注趣音趣舍　周亞夫傳吏部責亞夫如淳注簿音主簿之簿又張湯傳蘇林注同　任敖傳及吕比定律令如淳注比音比次之比或曰比音比方之比　賈誼傳則因而擬之矣服虔注擬音擬起　鼂錯傳連有假伍百服虔注假音假借之假　鄒陽傳封之於有舜服虔注音畀予之畀　傳二十三淖姬鄭氏注淖音泥淖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末光絕炎李奇注炎音火之光炎　傳二十七坌入會宮之嵯峨蘇林注坌音馬坌叱之坌　傳二十七下雲之油油蘇林注油音油麻之油　武五子傳三十三因長御倚華鄭氏注長音長者　李廣利傳三十一名昧蔡服虔注蔡音楚言蔡　東方朔傳三十五是竇藪也蘇林注竇音貧竇之竇藪音數錢之數　又同胞之徒蘇林注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　段會宗傳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注墊音墊阨之墊　揚雄傳上天動地岙蘇林注岙音岙岙動搖之岙　蹶浮槖鄭氏注蹶音馬蹄蹶之蹶　弸環蘇林注弸音石隓井弸爾之弸　王莽傳上摽末之功服虔注摽音刀末之摽　敘傳七十上匪黨人之敢拾分鄭氏注拾音負拾之拾　敘傳七十說難既會應劭注會音會豪之會會惟也

說文解字十五事　疋部躠讀若春秋傳輔躠　疋讀若春秋公羊傳曰疋階而疋　足部蹠當讀如豕白蹢之蹢說文繫傳俾賈侍中說　言部該讀若中心滿該　穴部竅讀若虞書曰竅三苗之

竪　髟部鬙讀若江南謂酢毋爲鬙　馬部駁讀若尒疋小山駁大山岨　犬部獌讀若南楚相驚曰獌小徐繫傳本　黑部黯讀若染繒中束緻黯　大部戭讀若詩戭戭大猷　手部掔讀若詩赤烏掔掔　扰讀若告言不正曰扰　女部孈讀若人不孫爲不孈　瓦部瓶讀若瓶破之瓶　糸部繻讀易繻有衣案衣下當脫衤字　糸部繻讀若詩戭戭大猷　手部掔讀若詩赤烏掔掔　扰讀若告言不正曰扰　女部孈讀若人不孫爲不孈　瓦部瓶讀若瓶破之瓶　糸部繻讀易繻有衣衣下當脫衤字陸氏周易音義引薛虞云古文作繻說文俾易孟氏古文也經之作繻更無消譌段說於此不可施矣犬部獌犬徐本作南楚謂相驚曰獌讀若憩小徐本作讀若南楚相

案本字爲音漢魏注家此例多矣說文字書也讀若之音例舉宅字然亦有輒用本字者如是躋蹄該竪戭該駁髟獌黯戭掔扰孈瓶繻等字是也蓋所擬之音與其本字形聲義三者皆無別異者也漢人未有反切凡解釋文字徒以聲相譬況聲不足明則又爲內言外言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

江淮間人言以舌頭言以舌腹言諸法其委曲曉示之意亦可見矣近儒段若膺最精說文之學獨於竪戭等讀若本字者以爲傳寫淆譌說文注中竪三苗之竪二竪字仍當作竄戭戭大猷仍當作秩秩它放此攷說文毚讀若春麥爲毚之毚段君云注兩毚字皆毚之誤證以廣雅毚舂也此說信然然毚毚形似相亂可也竪與竄戭與秩皆形相遠且竪難而竄易戭難而秩易傳寫不應譌書詩之竄秩爲竪戭也況說文躋蹄耳駁獌擊扰孈繻等字讀若與竪戭一例此又何以言之案系部繻讀若易繻有衣衣下當脫衤字陸氏周易音義引薛虞云古文作繻說文俾易孟氏古文也經之作繻更無消譌段說於此不可施矣犬部獌犬徐本作南楚謂相驚曰獌讀若憩小徐本作讀若南楚相

驚曰猶以鬻字注例之則大徐未必是小徐未必非也虞書竄三苗作竄者惟枚頤本僞孔傳則然別無左證非眞古文也說文竄匿也宅字書亦無疏放之訓左氏傳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史記五帝本紀作遷三苗于三危則經文不作竄可證孟子引書作殺三苗殺者黎之同聲假借字黎與竄音正相近說文黎散之也竄塞也言其流散之義謂之黎言其閉塞之義謂之竄義正相合許叔重以本音本義卽援古文尙書以明之此與杜子春先鄭後鄭高誘應劭服虔如淳孟康李奇蘇林等注書所讀若出一轍不必疑也

又案說文品部𠯿讀與聶同春秋傳曰次于𠯿案今春秋卽作聶不作𠯿文部厥讀若杜書曰厥乃蔑案今書卽作杜不作厥

口部圍讀若驛尙書曰圍姦案今書卽作驛不作圍邑部鄨讀若許案今經傳國名皆作許不作鄨亦部𠂤讀若偃不作亣齊部㚔讀若傲案尙書毋若丹朱傲罔水行舟傲當作㚔卽論語所謂㚔盪舟也今書作傲不作㚔此類疑是隸變之後博士經師改易其字亦如周禮故書經杜子春賈景伯鄭少贛玄子灼然變易者也但杜賈鄭二三君子發疑正讀多存古字而杜元凱之於春秋王子雝之於尙書則信今而棄古失之遠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二終

嘉應邱 翀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